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五

集部

文選卷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都下

魏都賦

左太冲

劉淵林註

魏國先生有睥邃其容乃盱于衡而誥曰异異乎交益之士

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睥然見於面不言而喻异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良曰睥容溫潤之貌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侈過甚乃張目舉眉怪而告曰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异乎恠詞也士人通稱也益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

劉曰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周易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向曰音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風俗乖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奸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

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俗所乖積習其俗殊異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

謂也

劉曰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濟曰言人雖則積習

為之常性固非天生自得蓋染而成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

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

五臣作為

辯囿也

劉曰公孫

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翰曰

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兵是難解也言吳蜀兩都

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銑曰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以德音釋

競于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也

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

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

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祛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濟曰太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嶽

列宿分其野荒

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

劉曰潭淵也屈平卜

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與鬼之分野揚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竅空也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

巖岡江河而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

蠻陬

子夷落譯導

而通者鳥獸之氓

耕也

劉曰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

善曰杜篤邊論

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駉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民也翰曰陬聚也落居也譯易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殊別不為中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通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

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

劉曰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謂天下胃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翰曰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居君體者以中國為

咽喉之要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長世字也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

為屏也

善曰左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今問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

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籙以仁義為藩

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堦襲

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向曰字養而子大夫之

毗民也藩屏皆援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

賢尚弗

五臣作不

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

職

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

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其教而自勉

厲翼戴上命左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尊賤有等威莊子

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

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

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又撰
考識曰穿胃僭耳莫不來貢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
夫之賢者主客之義也翼佐也等等差威儀也責其
不曾庶幾翼佐以等差威儀附著人中之道於魏主也
銑曰先生使吳蜀二客歸義而徒務於詭隨匪民
於魏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

作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徒務於說善
隨惡同於匪民又

自晏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毋良毛萇
曰詭人之善隨民之惡者也詩曰獨為匪民左傳管仲
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
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邕楚陵碑曰進路孔
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向曰詭曲也匪非
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不稟魏之正朔而曲
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懷其鴆毒於絕遠
之域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卒以為榮西蜀

亦不以德而務
驕其險阻也

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

懷

離以矜然假屈

渠

疆

巨

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

外

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蒞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

劉曰李剋書曰

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形方
氏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
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
踏駁楚辭天問曰靡蒞九達臬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
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
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
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
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
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

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針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屈強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頥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司馬彪莊子注曰踏讀曰舛舛也駁色雜不同也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蒹草蔓衍於九達之道靡蔓也向曰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言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責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侈也翰曰革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革離斜角不正徒誇飾以為沃壤也屈強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岸蔓謂攘臂而靡之是也銑曰粹美方比壯大踏舛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以比於大道是謀舛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達路也靡流貌言蒹

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言二客之劔閣雖嶠力
 言差謬如中路尋荆棘之刺端造沐猴也

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

善曰劔閣蜀境也酈元水經注曰小劔去大劔

飛閣懼故謂之劔閣廣雅曰嶠稟高也又曰蹶敗也老

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

道聲類曰蒂果鼻也濟曰嶠險憑據也言雖險無洞

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蒂之道也

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

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伐之漢書音義

服虔曰師敗曰北北南北之北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

知乎濟曰濬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德彼桑榆之

而恃之者必見奔此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末光踰長庚之初暉沉河冀之爽塏

苦與江介之湫小子

湄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

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西謝也長庚昏見於西方爽明也塏高也介左也湫湄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踰越長庚之初暉而況魏都居於河冀高故將語子以神州明之地而與江左之小水為齊也

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

呂

六合之樞機

劉曰鄒衍以為儒者

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名亦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犖與卓犖

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濟曰語子者先
主語二客也近國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
弩牙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
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

維紆回內鼎

備

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

沉帝宇巢焚

原燎變為煨

鳥懷燼

似進

故荆棘旅庭殷殷

於謹

震內繩繩八

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劉曰不欲酒而怒曰鼉詩曰內

鼉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閹官故曰內鼉也紫微宮在
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
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
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
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
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

春秋穀梁傳曰震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
始曰天子以千里為震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
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
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善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
變各以類驚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
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
曰漢興禁網踈濶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
逸楚辭注曰維紃也尚書曰崇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
深遠之貌沉長舍反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
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又曰煨煙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毛萇詩傳曰殷衆也
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說文曰鋒兵端
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也
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網法網也維網網也言當此
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網絕其網維也向曰回邪巔

奮也紫微帝宮言漢網既絕網維軒邪內奮兵草纏繞
於宮室也又曰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燎原
草皆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荆棘次生於
庭銑曰翼翼美也殷殷繩繩皆衆也寰內天下也八
區八方也銑鎬兵器也寓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
人不安宅城邑爲之丘墟野多戰場故麋鹿寄於城邑
間伊洛榛士曠靖側荒蕪臨菑特牢落鄆郢丘墟善曰
漢書注曰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漢書曰
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官牢落漢
書曰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
故吳爲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靖側函西京也臨菑齊
地鄆郢楚地牢落闕寂也言此四都皆亂而是有魏開
也榛曠荒蕪闕寂丘墟皆謂居人少也

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犂昌由麋之與子都培

部樓路之與方壺也

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犇麋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

曰陳有惡人焉曰敦冷犇麋椎顙廣顏色如漆陳侯悅之詩曰不見子都左傳太叔曰培塿無松柏方壺二山

名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子都美人培塿小堆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

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

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

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五臣作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

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

祀而懷舊蘊於遐年劉曰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

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千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泝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善曰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主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濟曰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舜禹也翰曰八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為八方之中央也測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為明主故曰美其風德也

向曰形見也衰代謂春秋風德時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

銑曰蘊積也言

魏風雖已沒於千祀而我今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

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

湊冀道開胃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

鳥

川澤廻繚了

恒碣碁

五感五碣各

於青霄河汾浩沔

翰

而皓漭

與

南瞻淇

澳

六於

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

父

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

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

秘

涌而自浪華清蕩

邪而難老

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魏王曰南有鴻溝

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曰魏

甯觸秦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

之郢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鄧許鄆陵河南

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
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
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
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
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
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
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華之事詩云蒹彼泉水溫
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疾華清并華水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
兩河間曰冀州左傳曰江黃道柏方睦於齊杜預曰道
國在汝南習猶前也南都賦曰消水蕩其胃漢書地理
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鄴衛碣磔高貌鄭玄周
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上林賦曰滌滌潢潢廣雅曰浩
滌大也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
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
入漳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泌同魚豢典略曰浪井

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向曰齊泰國名冀道
皆州名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亦在南故云開胃
如人之胃在前也跨躡猶控帶燕趙國名幽峽深邃也
廻繚繚繞貌恒碣二山河汾二水名浩潏皓漾並水大
流貌銑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滏二
水名漳水冷滏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治
沼水之通稱也翰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
俗云時時自鳴故稱靈響驚警也表外也鉦金聲所以
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鉦者文之失也濟曰發泌也
水急流貌言溫泉流而涌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潔清
可以蕩滌疾
病而延壽

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

原隰昫昫

勻

墳衍斥斥或嵬

鳥罪

巢

力罪

而複陸或臄

苦

朗

而拓託落乾坤交泰而烟煴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

朕遲振古萌祗帝疇昔藏氣識楚緯閱象竹帛迺時世

五臣作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

而光宅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

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

里尚書禹貢曰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閔謂也

詩云閔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

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詩曰杓杓原隰斥斥廣大之

貌也西京賦曰備致嘉祥魏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

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

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毛詩曰振古如

茲毛萇曰振自己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祗本也禮記

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識驗也

河洛所出書曰識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

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
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
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
賦曰漢初弗之宅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鹽池在
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滋
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又曰鬼臯高下貌
複陸重疊也趨朗光明也拓落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
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微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煴而
豫作嘉祥之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桓之時有黃龍星
現於楚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也向
曰岫岫平坦貌墳堤也下平曰行斥斥廣大貌又曰朕
迹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根本也言魏都兆跡之
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札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
之興亡也緯星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閎密也竹簡也帛
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帛之

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之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才

筮亦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閭浪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

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准當年而為

量思重爰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儔子拱木於林衡授

全模五臣於梓匠

劉曰尚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

其吉終然允臧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曰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剪論語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閼說文曰倻具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良曰允信臧善也繕理也城隍池也向曰經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也倻理木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木之人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濟曰堯之所居茅茨不剪禹卑宮室今將視省察以為軌則也古公文王祖也為戎狄侵國遷於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有德也閼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言險者宣王中興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聖哲之軌則順舜禹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商

度豐約取其折中准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
又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
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
臺榭以避燥溫非為奢侈也故覽而采之蕭何漢相作
未央宮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

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

五臣作曜

建社稷作清廟

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隄

魚檢

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

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崖起以

五臣本作而

崔嵬髡

徒感

若玄雲

舒蜺以高垂

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中

可以興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
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壹體豫或為

務西都賦序曰衆庶悅豫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陳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髯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翰曰陳小山而無草木者陂險也言築宮廻匝比之岡隙而無險也濟曰闡述也鈎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筌次也言述此鈎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也銑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事者而工匠之徒忖度而騁巧妙又曰言考度星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貌髣雲貌言殿之丹青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瓌材巨世埒楚璣除參差下也良曰清廟祖廟也

粉扶

文棹老

複結藥櫨

盧

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

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

而涌雷時梗概於漉

被池

尤劉曰注爾雅曰桶謂之櫨善曰廣雅曰曲析謂之櫨說

文曰構櫨柱析也然藥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賓

曰抗膺龍之虹梁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

狎獵齊龍首而涌雷謂為龍首承檐四隅而以寫雷也

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毛詩曰漉

池北流濟曰瓌美巨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之者插

璫相接貌參差不齊貌粉棟棹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

藥曲析櫨斗也累疊而施之又曰殿屋上四角皆作龍

形於椽頭兩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地梗概猶髣髴

也漉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髣髴似也

翰

曰亘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桷謂棹也森多也支

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行疏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蒂之懸井中皆畫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

旅楹間列暉鑒挾

浪振人棖題黹

徒階隋

述

嶙

嶙

峴

詢

長庭砥

履

平鐘虞夾陳風無纖埃

至

平鐘虞夾陳風無纖埃

浪振人棖題黹

感

徒

棖

題

黹

感

徒

雨無微津

劉曰詩云旅楹有閒挾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鐘虞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

中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凝賓鐘又作無射鐘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鐘虞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閒

大也謂閒然大也暉鑒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

曰鑒照也聲類曰黹黑也黹亦黑也應劭上林賦注曰

隋闕橫也西京賦曰柅鏑嶙峴埤蒼曰嶙峴山崖之貌

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禦

風寒上足以待露翰曰旅陳楹柱閑間列行也言棟

柱每間而行上有朱色窓復見日光故暉色鑒明於挾
振挾振屋內也椽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黹黹而深黑色
謂染之然也階隋階道上處嶙峋次級也又曰津潤也
填以砂土其平如砥言長庭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
向曰虞鐘格架也夾對
陳布也言相對布於長庭
巖巖北闕南端攸
適善作
遵竦

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啟長春用觀羣后觀享

頤賓

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南當南上東門又有
東西上東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

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
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
端門毛萇詩傳曰觀見也尚書曰肆觀羣后周易曰觀
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翰曰巖
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遵法也言南端法於北闕
也竦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比輪言並車也門廣大

可並車而行 銑曰闕啟皆開也延秋長春二門名
向曰於此門用朝百辟諸侯也順養也賓客也又於此
觀享養 左則中朝有艸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
賓客也

木無彫鏤

留所

土無締

題

錦玄化所甄

延經

國風所稟

劉曰中朝

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
石以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
曰堯之為君采椽不斷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
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
示民知節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艸赤貌尚書曰既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
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也玄化自
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
玄化洽矣黜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
甄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翰曰艸

先也言中朝衣冠盛範而有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樸非斲去泰去甚言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銑曰鏤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土無締錦言土工不文飾也玄聖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所稟謂儉約稟於國風也國風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闔洞出鏘詩以美儉也

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

此禮葉韻

蕙風如薰甘露如醴

劉曰聽政殿前聽政門前升賢門右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門前有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闔洞達也南北內外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良曰四者皆門名闔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

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盛貌
鏡曰猗猗萋萋草樹盛貌
蕙香草也焚香曰薰言草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函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

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

五臣作由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

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

藥劑有司肴醴

亦

順時膳理則治

劉曰升賢門內聽政闥外東入有納言

闥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內升賢門外東入有賢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闥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

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蠅金蟬蔡邕
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
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帶人掌帷鄭玄曰王
所居之帳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
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音義
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
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
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
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醕之酒謂昔酒
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膳理遂通高誘曰膳理
肌脈也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司也閹門也直事
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
之所藏蓄也翰曰萬萬多盛貌蜩蟬也漢官儀侍中
常侍冠皆飾金蟬故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
陪侍天子帷幄出納喉舌皆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楷
式又曰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子以察人過

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者典璽儲史掌天子印璽
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醑醕酒言食
與酒各順時而進之藥劑治
膳理之疾膳理者皮膚間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
五臣
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
作圖

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象賢聖圖以百瑞粹

祖對以

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競

劉曰近世王者

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
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
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安者溫室中有畫象
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
后待罪永巷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濟曰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閭術謂宮門道詰曲也宮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也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南向言不日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溫室殿名丹青炳煥畫文也翰曰言於溫室殿畫天地之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作績右則踈五臣作疏畫彝器以為鑒戒今之溫室亦與齊競也

圃曲池下畹

於遠

高堂蘭渚莓莓

莫來

石瀨湯湯

傷

弱菱

子公

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睒

千麗

呂梁馳道周屈於果

下延閣睂宇以經營飛陞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

嶺亢陽臺

善本作高

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

力下水室而洹冥

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曰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滋蘭

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揚雄法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菱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菱而答之其惠存焉莊子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鼃之所不能遊也漢廐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北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臺有屋百三十五間水井臺上有水三室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置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文筆之山削成四方堅也左氏傳曰固陰洹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蘭臺左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莓莓然楚辭曰石瀨粲粲說文曰瞭察也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

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
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良曰蔬圃菜園
也畹田也高堂園中亭也曲池植蘭曰蘭渚莓莓盛貌
石瀨有石而淺流湯湯急流貌向曰菱木之細枝枝
頭垂實而輕葉搖動其芳香矇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
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庑宇言閣
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也言廣可以並輦
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水升臺金鳳臺也銑曰亢陽
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亢陽基下曰陰勢如華山周軒
削成也重雷重屋簷也水室涵冥言清陰而寒也

中天丹墀臨焱增構莪莪清塵影影

匹遙切五臣作剽剽

雲雀跼

音薨而矯首壯翼擣鏤於青霄雷雨竊冥而未半皦日

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

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劉曰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疾

森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騫翥於鳧標感愬風也但鳥跼形定翼住飛則歛之絕據蹠則舉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蹠費而矯首也王吉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揚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曰攀井翰而未半目眩轉而意速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踈矜非都盧之輕躑孰能超而究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輕捷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

習步頃以實下稱下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
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
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
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層構七發
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摘鏤摘布其彫鏤也說
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
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
逍遙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
眸目童子翰曰長廊有窓而周迴曰周軒中高也天
子庭曰丹墀疾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義義高貌屋宇
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剝剝輕舉也向曰雲雀鳳
也蹠踏蹠蹠蹠舉也言作鳳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大
摘鏤也言鳳之大翼光發彫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察
窓也言臺高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
光於綺窓翰曰謂臺高行步上下頃足天子服習曰
御言服春服而行逍遙閑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

於寸目知天地之理虛曠
故萬物齊一在此時也

長塗年首豪徼古弔互經晷漏

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綺魚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

罔驚

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年首鼓吹歌舞豪徼道也晷漏之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

曰說文曰晷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曰倡亦唱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向曰年首閤道有室者豪徼道也言互有經過也肅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衛侍帝宮言侍衛之人防其邪惡故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轍轍魚隆厦

無驚擾也

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轍轍

魚隆厦

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壙

害鳥

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

峻峙

五臣作時

臨焦原而弗怵

五臣作況

誰勁捷而無猓

胥理

與岡

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

五臣作代

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

濛霧於其裏

劉曰墉城也濬深也洳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洳堞城上女牆也賈誼曰翟代

衛冠俠城洳厓也詩曰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

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

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

也善曰鵠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老子曰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賓曰軼埃壙之混濁周易曰萬物

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

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茗茗說文曰趾

基也論語慎而無禮則憇憇與憇同陽靈天神甘泉賦

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
嬰繞也堞城上女牆洩水涯也言宮闕繞宗城之堞帶
深溝之涯也轡轡高也隆厦大屋也言宮闕四門轡轡
而高也大厦重疊而起也翰曰太清天地埃壒塵昏
之氣謂樓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自成也超越塵昏
之所資混然之氣以為造作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
標立也焦原山名代知其險言樓高之險雖臨焦原亦
不比況惴懼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長
堅固如山豈可論年代之近遠乎良曰陽靈日也陰
祇雲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於此自下望之若
停光在其上雲雨之苑五臣作苑以元武陪以幽林繚了垣
神濛雲霧於內也

開圉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尋篁篠懷風蒲

善作蒲

桃結陰回淵灌積水深蒹葭贗

胡

藿

胡

弱

弱

森丹藕淩

波而的磔綠芰泛濤而浸

心七潭

心以

羽翮頽頽鱗介浮沉

栖者擇木雖者擇音若咆

步交

沒

漈與姑餘常鳴鶴而

在陰表清籟

語五臣作

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

無忌即鹿縱而匪禁

音金

劉曰元武苑在鄴城西苑

曰集於灌木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

自得之謂也雖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況其巨者乎

楊雄曰渤澥之鳥淮南子曰軼鵠鷄於姑餘易曰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

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人有

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

獸忘其國卹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

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答曰民由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由以為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圓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為阱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繡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巨木其絮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詩曰有淮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淩波而的磔即藕為徧名非唯根矣的磔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磔江靡浸潭漸漬也洞簫賦曰玉液浸潭而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

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濟曰元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為牆環繞以為苑囿囿中觀宇相臨言多也又曰咆鳴也渤澥姑餘皆海也言魚鳥之類雖近在江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在陰皆自得其類也良曰碩大也草木雜生曰灌園木竦尋者大木也竹叢生曰篁篠竹也言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而葉密故多陰也向曰回曲漣澄也積水眾流相合為池贗分別也言眾草森然分別於內又曰禦謂池沼草木有屋庇禽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虞箴所以戒勅無為田獵卹憂也思國之所憂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木蘇草也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苑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人共之也銑曰丹藕蓮也的磔映水貌菱也浸潭浮貌羽翮鳥也頡頏水浮貌鱗魚介龜也言或浮或沉也翰曰鵠鳥鳴也言牒牒莫垌野奕奕菑不迫逐不傷其性皆得安理如此

畝甘荼

途

伊蠶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塏

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

之稷

古稌

徒陸蒔

時

稷黍黝黝

柳

桑柘油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

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音咽

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

邑屋相望

武

而隔踰奕世

劉曰腠腠美也詩曰周原腠

曰菑詩曰薄言采芑于此

菑蒔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

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塏天井優

在城西南分為十二塏者也微子麥秀歌曰黍苗油油

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

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

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注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寫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稷稌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方言曰蒔植立也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當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翰曰奕奕盛也當薺也茶苦菜也伊維蠡生也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薺多稻麥也塏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口分渠口各別也又曰黝黝黑也桑柘之美色也油油潤色紆似麻可為布 銑曰蓄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乃潤田是乃行雨也 良曰稌稻蒔種也

又曰均田畫疇定其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
屏廬舍錯雜而布蔭翳繁盛貌濟曰言人甘其食美

其服也隔阻踰絕也言太平安無事內則街衢善作輻
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湊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

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櫚以而有踰習習

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

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劉曰言鄴城內諸衛有

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

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
里爾雅曰石杠謂石橋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
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宕中東出南北二
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

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衡，交道也。」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櫚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櫚，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雜色曰班。」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曰：「班次也。」向曰：「闕，樓隅角，控引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櫚廊廡之下。銑曰：「習習，盛也。莘莘，衆也。蒸，徒人也。斑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署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閭里之間。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善間各使得其所也。」

奉
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

許亮

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作禎

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

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

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

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又曰夏屋渠

渠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

注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周易曰重門擊柝說

文曰扃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師太師周

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

生維周之禎毛萇曰禎幹也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

生也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禮
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廡大廈之屋屏門牆
也言府寺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
整貌闕兩階之間言作為禎祥肅然嚴整局闕也言有
重門故其闕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爰其閭閻
於毗佐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為政也其閭閻
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開出長者

巷苞

五臣作包

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窓輿騎朝猥

鳥蹠徒

敔古其中

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北

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曰萬石
君傳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姁為美人故善曰古詩曰
交疏結綺牕牕廣雅曰猥衆也聲類曰蹠蹠也說文曰敔
樞也丘知反良曰四者皆坊名濟曰戚里外戚所
居之里而置在帝宮之東寘置也開門也言門出長者

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 向曰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
為綺窓 銑曰輿車騎馬猥多也 蹀躞言累積也天下
朝貢車馬繁多累積 營客館以周坊飾 善作 賓侶之所
而在於都護府內

集瑋豐樓之閑閤起建安而首立葺 立七牆幕室房廡雜

襲剖

居九

罔掇

五臣作

匠斲積習廣成之傳

如繼

無以儔

橐街之邸不能及

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

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左傳曰高其閑閤繕完葺牆以待賓客巧人以時羈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閤巷門也一曰閤門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巧人塗人也羈幔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曰蘭相如奉壁西入秦秦舍相如廣成傳 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
擬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郅支首懸橐
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銑曰營構
館舍也飾賓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美也豐大也開
巷門也閼門中道也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翰
曰葺覆冪漫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剗剗斤斧
也罔無也匠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理
也廣成傳秦之客館橐街邸蠻夷館漢時所立言此二
者不能及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達而五臣九達班列肆
我所制

以兼羅設闥闔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

抗旗亭之嶢堯

薛

結五

侈所眺之博大

劉曰周禮大市日
是而市朝市朝時

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楚辭天問曰靡萍
九達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堯薛高峻之貌也爾雅曰眺視也翰曰廊開也廛市中道也達道也開三市市中開道言開市要籍之所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向曰班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列之闌闌市中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少二者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也言至日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言此樓至高也侈美眺視也言美所視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

極風采之異觀質劑

子遺

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

劉曰軾車

橫履膝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

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

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撫擊也河圖龍文曰

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良曰隧路也言有

隧路多也轂擊者車多相靡擊也軫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軾搖馬幕覆車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

然相半濟曰使八方混同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異見質劑市吏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

易也刀錢也言錢布財五臣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相與交易不可勝筭作材

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

而豫

五臣作預

賈

古

著馴致

善本作風

主醇醲

劉曰周官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

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云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周官曰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賈防誑豫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醇醲之化既浹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翰曰言物之材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布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異物寶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濫攻堅著明馴順也醇醲樸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麗物皆去濫而就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射利為賈賣明順置法以勸

醇樸之理也

白藏

平

之藏

去

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

寶

琮

嫁嫁

積滯

徒結

琛幣充牣

切

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

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廐

救

而駟

祖駿

劉曰白藏

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為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璫財夏書曰闕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廐燕幽州也弧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筋角焉春秋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與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鉢之後輸布一疋二丈是謂廩君之寶巴氏出嫁布八丈賈逵國語注曰闕通也鄭玄儀禮

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駟壯馬也銑
曰藏即庫也謂富有財物如大水之無隄岸言極多也
賑豐也大內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
向曰寶南夷稅名帙布也璫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多
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羽滿也珠玉布帛充滿於庫闕
石秤也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
也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地言滿庫委積其勁硬者
廩養馬屋也駟壯也冀馬謂冀北
所生馬填溢廩中而呈壯駿也

至乎勅

京

敵糾紛庶

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重襲旌旗躍莖弓珣

以解槃

景臣

矛鋌飄英三屬之甲縵

莫韓

胡之纓控弦簡發

妙擬更

平羸

亦精反

劉曰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

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

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旂旗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玼蜃骨也欒弓桺也詩曰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容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漫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勑強也尚書曰庶士交正毛詩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勑欒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向曰勑大也純紛亂也庶士天下也罔無寧安也聖武武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大振曜其威靈也良曰介甲也胄兜鍪也重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

竿也言旌旗舉竿也以蛤骨飾弓曰玼檠弓匣也解檠
開弓匣矛鋌皆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銑曰屬
連也言甲三札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纓名控引簡擇
也言引滿弓弦擇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更羸更羸
古之善射者也齊被練而銛息廉戈襲偏帑督以讀會列畢出征

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胡麥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

紀銑氣彌銳三接三捷既畫亦月剋剪方命吞滅咆白交

咻休雲撒叛換席卷虔劉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

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鞫鞫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䟽爵

普疇朝無刊五官印國無費留劉曰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史記蘇武

曰強弩在前鉞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黷孫子曰奇
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屠牛手之
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
曰臣好者道烏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二
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
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被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多餘地矣
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
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
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
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
三接詩曰一月三捷既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
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弗哉方命剋剪方
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咻猶咆咻也
自矜健之貌也詩曰咆咻于中國吞滅咆咻者剋默韓

退楊奉之勇用王命也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
雲徹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左傳
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陸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
州刻袁術於楊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
也殺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
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劓小嘗也司馬相如梨
賦曰劓嗽其漿蘇秦曰鞣鞣殷殷若三軍之衆春秋穀
梁傳曰入曰振旅無事以嚴衆也左傳曰凡公行告於
宗廟反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
者剗印印角剗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剗忍
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
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裒之衣韋昭
曰裒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裒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
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曰殺威盛容淮
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
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

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鞫鞫衆車聲也
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
向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鉞利之戈襲著也偏聚
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使士卒被
練執戈衣偏聚之裳以為行列也軍帥師出行盡中尉
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又曰謂戰勝將休兵欲還師乃
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也兵還曰振旅鞫鞫衆聲悠悠
旆旌飛貌戰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
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刊印印角漸銷項羽欲
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刊言今有功即封不吝
惜之故朝無刊印功不賞曰費留謂今賞之故無此也
銑曰碩大也言大畫奇策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
所為皆合宜制鋒鋒刃推舉也十二年曰紀謂武帝自
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積紀鋒
銑之氣彌加猛銳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一月
三捷剋之方放也咆咻猶咆哮也言放棄王命咆哮不

賓者皆除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殺
漸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
德布於八方則荒阻之俗皆有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
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桺

甲胡

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

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

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圉圉寂寥京庾流行

劉曰尚書曰往伐歸

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韓譬猶礪蕭
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旂洪範箕
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
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

治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禮記曰仲春省園圖文子曰法寬刑緩園圖虛空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既平

而能為宴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也戢歛其柯藏柙其刃虹旌畫為虹者攝收其虜旌以卷藏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革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使得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因園獄也寂寥於是東鯁啼即序西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行積多也

傾順軌荆南懷德

惠

朔北思韙

偉

緜緜迥塗驟山驟水

極

居

負責賁

慈

贄

職

重譯貢篚髻

側

首之豪鏐

渠

耳之傑

服其荒服歛衽

而審

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

庭燎晰晰

支列

有客祁祁載華載裔

入聲叶韻

夜夜冠緹

所綺纍

纍

呂追

辮髮清酤

戶

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

息

溫酎遲

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惓惓醺據一讌酣滑無譁

呼瓜反

劉曰地理志曰會稽海外有鯨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

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鑿首責禮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

各以其所貴寶為贊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賁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廚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挫糟凍飲酎清涼王逸曰凍

冷也。酎，三重釀酒也。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醕。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醕，許氏曰：醕者，美酒。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韙是也。論語曰：禋，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蒼頡篇曰：賁，財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虺，武羅司之穿耳。以錄郭璞曰：錄，金銀之器名。虺，音神。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纚，今之幘也。纚與緹同。漢書曰：諸侯繫纚從楚。又終軍曰：解髮削左衽。毛詩曰：既戴清醕。說文曰：浙，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盤。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瞻瞻，豐多之貌也。韓詩曰：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毛萇曰：湑，茵也。鄭玄曰：湑，茵之也。一曰：湑，樂也。向曰：束鯁，西傾國名。即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

黽美也。縣，縣遠貌，迥長也。襁，以繩繫篚，賁賁其土物也。言荆南朔北之夷皆懷惠思美，縣縣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篋篚，賁其土物，重譯言其來貢也。又曰：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澌水也。耐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衍衍皤皤，並多貌。惜惜和悅之貌，能者飲不能者止，醴醴滑樂也。謂酣樂而不諠譁。銑曰：髻首鐻耳皆夷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歛衽袖也。魏闕帝闕也。言歛袖而拜於帝闕之下。翰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具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祁祁衆多也。載華載喬，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冠緹則戔戔然，緹冠也。戔戔高貌。蕃夷之人則解髮行列，纍纍然。良曰：清醑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之。

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

善無

六英僧

音曹五臣作嘈

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

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嘈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曰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羸也博雅曰聆聽也翰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嚳樂五莖顓頊樂冠首也冒猶籠也言數奏樂皆首出韶夏龍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

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樂之聲二嬴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嬴之所曾聆聆聽也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

調千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

用耳目之所聞

五臣作聞

覺雜糅

汝又

紛錯兼該記

敷梵切善作

博

鞞

都居泥

鞞所掌之音

邁

昧任

而金禁

之曲以娛四夷

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劉曰鞞鞞周掌樂官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詩

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舜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

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

曰千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千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

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

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靡也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秣孝經鉤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秣離北夷之樂曰禁秣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分萬國諧翰曰千盾威斧也羽翟羽旄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謂樂以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廢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秣文綵也紛錯亂雜也該同也記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綵亂雜兼同普汜而觀之可謂博大也向曰鞞鞞樂官掌四夷樂所以各為其方樂以娛之此蓋和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睦八荒之風俗也

大閱以義舉

去

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

之所著

劉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於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

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

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

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比天下之壯觀也銑曰既已也夏獵曰

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籍田以為農者先所以

勸民也言動以禮也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

調理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樂錙錙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獵地名今

則過古書林不榘仕柢五澤不伐天老斧斨羊以時冒之所著也雅柢害澤不伐天老斧斨羊以時冒

網善作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

為之生沼喬

聿

雲翔龍澤馬于

恥

阜山圖其石川形其

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

離合以尊尊

子

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

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

劉曰草木未成

曰天折方斧也詩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

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麋見於郡國赤魚見於

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

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曰紫霓喬雲澤馬

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

成於黃初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延康元年

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
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
酢酢者報也行道德於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
應人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
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文子曰鷹隼
未擊羅罔不得張谷草木未落工不得入山林孝經援
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
芝草生說文曰于小步也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
曰擾音擾馴也說文曰穎德也尊茂盛貌蒼頡篇曰穎
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
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良曰槎斬也析斬去
木梢也今復出者天獸之子析斧也言非時不入山林
斬析林木傷伐天獸禮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
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鷹隼擊然後施罝弋故云斧析
以時罝網以道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
草皓獸丹魚並祥瑞藪澤池沼也翰曰商雲赤色雲

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
寶也向曰其時三足鳥九尾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莫

赤匪狐擾馴擾也

銑曰嘉穎為嘉禾合穗萋萋花秀

貌浩浩泉流貌此皆明禎祥曲成我魏祚故乃觸類兼

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則明神

改改

美

率土遷善罔匱

貧

沐浴福應宅心醺

徒

粹遠

餘糧栖畝而弗

五臣本作不

收頌

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

訊

信

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異其神器闕

五臣作窺

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厯數之所在察五德之

所蒞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

絕世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

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讎校篆

轉遜籀又

篇章畢覲優賢著

於揚歷匪藥形於親戚

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見河

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

于金縢縢緘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蒞臨

也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漢書朝錯曰今陛下不尊諸侯

應劭曰接之以禮不庶孽畜之也良曰眈眈和樂貌

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匱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

也醴粹猶醇厚也言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

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謠滿路洋洋

乎盈耳又曰五德五行也蒞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臨

相生也又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成其學雖答校考

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翰曰河洛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翩翩飛貌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又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車改也濟曰委棄也神器帝位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又曰翌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向曰王策所以記帝王之跡金縢金匱也所謂玉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又曰著明也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棄私形見也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戚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士有失職者復之位王者初受

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

抗旂則威噉

驗

秋霜擣翰則華縱春葩英詰

知

雄豪佐

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

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

劉曰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

武帝以鄢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惟有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藩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左袵噉猶猛也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周易曰夫易開物成

務爾雅曰謚靜也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翰
曰本根也言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之同根
而別枝幹皆作社稷之藩援銑曰抗立喻猛獗發也
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文翰則華縱如
春之葩花謂東阿王植良曰二八謂舜之八元八凱
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七謂先武二十八將言今之將
猛於彼者向曰言王侯將相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
開物成務使天下清謚者也秦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
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觀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
一家也

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

五臣作情

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

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

居領免

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

為道洪化以為隆世

五臣作代

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

而齊其風

劉曰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虛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

及前王之踵武

善曰幽通賦曰旦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

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書曰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

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

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至公司馬相如弔

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

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

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翰曰

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算年有數天祿去已遂傳業於
晉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冲深自退為臣
實至公矣濟曰榮猶美也庸庸瑣瑣也亘過也瞻瞻
顧也留留心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
主有讓德可謂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
追過卷領結繩之主瞻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
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遽急踵
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大化高代有醇厚宇內大同
亦何急與之比競哉言我亦不能是故料其建國析
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

先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厝

五臣作措

復之而無數

亦申

之而有裕非䟽糲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

魯葛

劉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䟽糲麤也韓詩曰糲糧之
飯菽藿之羹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俚鄙也善

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哉毛詩曰無戮于人又曰緯緯有裕銑曰

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謀度其宮室之制皆合

法則也立都邑分析法度令得其所詢謀宮室之儉奢

議舉直措枉之事復猶覆也戮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

言都邑制度宮室儉奢舉措枉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

可謂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

故非疏賤之士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

至於山川之倬

陟角

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

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

詢

美之所不渝其中

五臣無其

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

殿

蓋節之淵

五臣

作泉砥砥

祈

精衛銜木償

常

怨

寬

常山平于鉅鹿河間列

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攢配眉連玄俗無影

五臣作景

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

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

扶原反 劉曰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通

生生之精以自厚也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
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涉縣掘鯉淀在河間莫
縣之西淀者如澗而淺也蓋節澗在平原高縣北山海
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
衛赤帝之女名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
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真仙也列仙傳曰昌
容者常山道人自稱殷王女食逢累根二百餘年而
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練色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
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
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攢子來過都女都女

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又世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咬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潔齋待於傍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

在曲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

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
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
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信也毛
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也說文曰祗亦翅字翼翅
也叔豉反今音祗祗飛貌也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
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頗出左氏傳太史彪曰奉以周
旋向曰洵信也渝異也言山川倬絕物產太殊名奇
實異下文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厚皆信美而談
之非變改而妄說也濟曰淀泉而
淺者周旋為周遊也良注翰注同
質邯鄲躑步趙之鳴瑟真定之黎故

五臣作固

安之栗醇耐

中山流湏干日淇

其桓

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消

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

子弄

清河若

此之屬繁富夥

禍

够

善作夠
苦候反

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

也

劉曰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
衛之稚質史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躍躡真定屬中山

郡士御黎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歲曰蕩蕩幽
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
好耐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
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
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
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酒其醉向
解也遂往問其隣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以闕矣於是
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
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
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
桓斌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
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縣清河出練總

清河一名甘陵也

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跼為躡跼

都踈反躡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閑門

不出容謂之洹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

曰下淇園之竹杜預左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衛地

也洹或為園音垣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易

水之陽中多美女稚質童顏也邯鄲趙地亦多美女善

行步皆妙鼓瑟同飲曰流同醉曰酒向曰夥够皆多

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富多多豈可一一

尋究蓋抑情而未盡述也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間麗雖選言以

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

上林之隕牆本前修以作系

胡計反劉曰逸詩九變

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

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

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

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

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未上林之墮牆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撓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置罟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墮牆填塹亂以收其置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屑之意也系者屑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墮牆之事首尾相劇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牆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墮牆收置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官王以為諸清都紫微推見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

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牆填塹雖本前脩而作系
所謂觀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翰曰旨美也先生
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間麗然雖擇選章
句徒至九變迴復而終遺其美上林賦云頽牆填塹者
為漢氏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頽牆為末事也守
古人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為本也其軍容弗犯信身其果毅糾華綏戎

以戴公室元勲配管敬之績歌鐘析

先

邦君之肆則魏

絳之賢有令聞也

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分歌鐘一肆

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
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
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傳曰君子曰殺敵為

果致果為教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曰令聞令望濟曰糾察華夏使不為非撫安戎狄使不為亂元大也勲功也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勲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

閒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

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

自解紛也

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

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閒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銑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室雖邇而心遠大富有仁義職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軾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為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

監門謙謙同軒擲

女格

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

蘭芬也

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從車

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

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
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
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牧向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下
賢士踰於丘山同軒即為御也此
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

位加將相室

知逸

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

亦足云也

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
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

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
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
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
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
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
雎以告魏將魏齊齊擊折脅椎齒雎佯死即盛以簣中

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以厚謝公守者乃請奔箚中
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
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
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
相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
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論曰
噓枯則冬榮解嘲曰室隙蹈瑕而無所屈也翰曰言
張儀張祿英雄辨說榮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
儀張祿為相室塞也隙竅也言張儀張祿籌策如以一
物塞小竅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
乃能敵之故此亦足推五臣惟庸蜀與鵠勛鵠同窠和
云二人皆魏人也作推

句

溝

吳與鼃

鳥鼃猛

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

鼈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椎楊椎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鸛鵒株株鸛

具踰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徙句吳注孰姑壽夢也

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說文曰鼃蝦蟇也鄭玄周禮注

曰鼃蝦蟇屬也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

何足貪也鍾會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

獸良曰椎猶寶也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鵠山阜

之同巢徧小也吳有江湖卑濕如與鼃鼃同穴也

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濺所漏而沮

汝如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熇

暑封疆障厲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

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

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

劉曰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

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

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猶

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

廣雅曰崎嶇傾倒也字書曰呖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
 藏者何漬也周易曰壅敝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
 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其漸洳也楊惲書曰蕪穢
 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又曰泄猶出也埤蒼
 曰煖熱貌濟曰言蜀多山阜猥曲積深崎嶇而險也
 良曰言吳地多江海流泉迸集言百川水迸集於此
 呖咽流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濺水多復漏而
 出沮洳泉泥相和貌林藪磔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
 地多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向注同
 毒噬劉曰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蝮蛇鵠鳥之
 屬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
 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
 陰而藏翰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也所以適割人
 昆蟲毒蟲皆咬人也漢罪流禦秦餘徒郢制宵貌叢罪陋稟質蓬

七脆

蔣衛

卷無杼

直呂

首里罕耆耄或黽

直追

髻

五臣作

而左

結音計

言或鏤膚而鑽

官在

髮或明發而嬿

徒名

歌或浮泳而卒歲

劉曰楊雄蜀都賦曰秦漢之徙充以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日南北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

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

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

族

以槃螭魁廣雅曰翬餘也地理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

大巴蜀輕易淫佚柔弱褊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

言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

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左傳曰蕞爾小國蕞爾小貌也廣

雅曰質軀也蓬亦脆說文曰脆少與易斷也左傳曰王使

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耄老七十曰耄楊雄蜀記曰蜀之

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謳歌巴士人歌也何晏曰

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之人張揖

以為古翦字子踐反文身即鏤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
爾雅曰雄雉契契愈退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
歎遠急切也佻或作嫖音牢荅詩曰何以卒歲良曰
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幫亦罪人也宵小也
言其小貌叢陋醜惡蓬脫急躁輕蹶之貌濟曰罕希
也言吳蜀人叢陋人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希耆老黠
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即文身
者鑽髮為一撮於項後銑曰發曉也雄歌人憂者歎
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于江風俗以奎而慄果為
湖若魚鼈浮泳以為終歲之事

嫗

音盡五臣作
嫗胡麥反

人物以殘害為藝

善曰楊雄反騷曰何
文肆而質奎應劭曰

登狹也方言曰慄勇也果與保古字通說文曰嫗靜好
也左傳曰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良曰
言風俗以佚劣果勇為好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劉
人物以殘忍殺害為能也

孔子憲章文武

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

繫之

由重山之東

鳥界

因長川之

五臣

作而

裾勢距遠關以

關關時高標

巢

而陞制

劉曰重山東阮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形束壤制善

曰東阮束其民由於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標之陞而能約制其民地形勢足以束制其

人也

裾古據字九御反向曰裾如衣以為要勢翰

曰言距守遠關關關中國是居鳥巢而設階陞之制固

非其宜矣

薄戍繇冪無異蛛蝥

莫侯

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

之衛

善曰呂氏春秋湯視曰蛛蝥作罔罟今之人學之蛛音株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蝥之網觸而乃破瑣猶碎也

弱兵碎甲何異螳螂之臂
以當車轍何足以為衛

與先代

善作世

而常然雖信險

而勦了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訖已傾

覆建業則亦顛沛

善曰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

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

向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滅

公孫述稱蜀帝而亡雖各以恃險皆勦絕揆度也我度

二國則為後轍喪敗無日矣

翰曰迄

顧非累卵於疊

竟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言竟將顛沛

棊焉至觀形而懷怛

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

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

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於其上靈公曰危哉孫

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隣國

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

曰怛懼也 良曰荀息累十二碁子加九卵於上晉平公曰危哉顧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何能觀其形而預

懷惻怛

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

菴

藹

善曰權猶荀且也楚辭曰聊假

日以須時說文曰木莖朝華暮落

濟曰言二國之君

若日在桑榆猶苟且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出菴藹然

善曰尚書大傳曰

至暮而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

微子將往朝周過

殷之墟見麥秀之蘄蘄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 銑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秀蘄蘄兮黍稷離離兮言吳之將亡後必有先生如此歌謠也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

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

音矍善作矍

然相顧睽

力

焉失所有

覲他曹

莫贈反五臣作懣

容神藥

而

形如

汝

弛氣離坐懣

士墨

而謝

劉曰懣懣也春秋傳駟氏懣懣詩曰有覲面目曹愧也左傳曰亦無曹焉揚雄方言曰懣也荆楊之

間曰懣

善曰張以懣先壠反今本並為瞿瞿大視也

呼縛反說

文曰睒失意視也字書曰藥垂也謂垂下也

然與藥同

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

然茹臭敗之義也

廣雅曰弛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墨

色下也

說文曰謝辭也向曰瞿然驚也睒焉失意貌

覲面懣

貌懣懣也形屈曰藥物之自死曰茹言心死也

翰曰弛

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言懣懣

蹴踏乃解

舒其氣離於坐所懣墨面色變墨而懣也

曰僕黨清狂怵迫閔漢

卜習蓼蟲之忘卒翫進退之惟

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

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

慧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劉淵林注吳都賦閩越名也秦

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宇

閩越東甌孔安國尚書注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

蓼蟲不知從乎葵霍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

葵霍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

覺楚辭曰恐皇興之敗績漢班嗣書曰伏孔氏之軌躅

也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狂怵迫猶

逼迫也閩謂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居於此中如蓼草

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

覺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蓋習過以汎剽之

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跡也過以汎剽之

單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直怪邊以飽以繆佻彌辰光

而罔定劉曰方言汎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

猶誤也王逸楚辭注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

兼重性以貽繆言既重其性而入累其繆也說文曰貽
重次第物也漢書音義應劭曰徧背也音面國語曰次
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銑曰汎剽輕薄也單惠猶
小才也性用心悞也貽次徧視也辰光日也周無也二
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才得先生說歷古醇厚之義
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繆言今仰觀先
生若目視辰光炫煒
不定言敬懼之甚

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

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劉曰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

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
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
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造化出於形
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歲用玄默故下覆

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荼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德，深沈莫測也。翰曰：匪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為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喻以上皇之盛德，便去危就安，豈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非同聖人之憂乎？

浮景而幽泉高鏡

善曰：二客間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

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走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良曰：言先生之言，啟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升天，浮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蒨部家與

剝廬非蘇世而居政

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

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

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

已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

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暖鄭光明之物也既

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

蘇寤之也濟曰蔀家幽闇之處剝廬小人窮困之居

庶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且夫

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

寒谷豐黍吹律以

善無以字

暖之也

五臣無以字

昏情爽曙歲規

以善無顯之也

五臣無也字國尚書注爽明也

劉同銑注

善曰孔安

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氣

至遂生黍而豐也向曰爽明曉也歲規教戒也二客

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

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

劉曰太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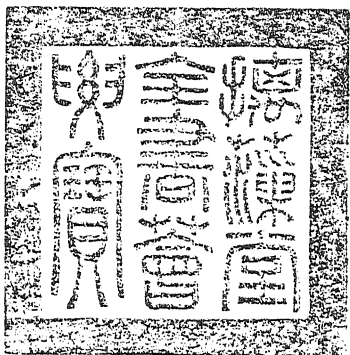
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良曰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如先生申賜教戒之為遠大也

善作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不

哉劉曰荀子曰辯說譬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漢文帝賜尉佗書

曰兩帝並立新序曰單襄公曰經之以天緯不與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濟曰亮信也
銑曰天經地緯猶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悔之也

文選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巨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二十六

集部

文選卷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并序

揚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人也雄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

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

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賜出收而內之明日
遂卒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
亦稱臣善以相別他皆類此翰曰揚雄
家貧好學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嘗作縣竹
頌成帝時直宿郎楊莊誦此文帝曰此似
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
即召見拜為黃門侍郎時帝為趙飛鸞無子
往祠甘泉宮雄以制度壯麗因作此賦以
諷之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
雄作成都城四隅銘

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
此得見良曰客則楊莊也薦進也雄文則縣竹頌也
相如司馬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相如也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一祠壇太一所用如雍時又立后土祠汾陰雖上孟康曰

時神靈之所止也雖音雖良曰秦時壇名汾召雄待水名時祭后土於汾南故曰汾陰嗣謂求子也

詔承明之庭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西都賦曰有承明金馬著作

之庭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門外銑曰待詔待天子命

也承明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音諷善曰殿名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毛詩

序曰下以風刺上其辭曰不敢正言謂之諷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善作神休尊明號善曰

曰擁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惟有也是也十世成帝也上玄天也言將祭

泰時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已之明號也廣雅曰將欲也雍音擁翰曰成帝當漢之十世上玄天也言設壇

郊天冀神之擁祐以休美之祥故尊祭同符三皇錄功姓加以殊號謂牛曰一元大武是也

五帝卹脢錫美箭拓託迹開統善曰文穎曰符合也言同符契於三皇錄功勤

於五帝也應劭曰卹憂也脢續也錫與也美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

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統緒也銑曰卹憂脢續錫與羨饒拓廣也言成帝憂無子繼續故修泰時祭后土

也神明饒與福祥於是迺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善曰爾雅

曰命告也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曰辰時也濟曰僚官也歷選靈善也言命

羣官選吉日合
善時而行之
星陳而天行
善曰東京賦曰清道按列

書大傳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良曰星
陳謂羣臣陳列如星天行天子之行也
詔招搖與太

善作
陰分伏鉤陳使當兵
善曰張晏曰禮記曰招搖在

也服虔曰鉤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西京賦曰
鉤陳之外闔道穹隆西都賦曰周之鉤陳之位樂汁圖

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也
然王者亦法之鄭玄禮記注曰當主也主謂典領也

鉤曰招搖北斗端星太陰太歲前二辰也鉤
陳星名主營鉤陳言皆畫於旌旗以取象焉屬堪輿以

壁壘兮梢夔魑
虛
而扶
丑
獠
其
狂
善曰張晏曰堪輿天

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獠狂亦惡鬼也
今皆梢而去之杜預左氏傳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

與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天道也與地道也說文曰扶
擊也向曰堪與天地之神也使知軍之壁壘稍扶皆

擊也夔魑猶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謹於麟忍而軍裝
皆惡神鬼名

善曰服虔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張晏曰堪與至猶狂
八神也言上諸神各有職役夔魑之屬又稍去之故令

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麟之盛而以軍裝也漢書武
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八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

曰振奮也殷麟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也向曰
八神八方之神令與天子警蹕也振衆也殷麟盛貌言

八神之衆皆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
軍服而從

而走陸梁善曰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
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西

京賦曰蚩尤秉鉞奮鬣被殷音班山海經曰蚩尤作兵
戈史記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蒼頡篇曰鉞斧

也東京賦曰紆黃組要干將蔡邕獨斷曰干將劍名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

曰太阿三曰工市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

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禮記曰朱干玉戚鄭玄曰戚斧

也考工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秘濟曰蚩尤古善用兵

者干將劍也秉執也戚斧也玉戚以玉飾斧也蒙茸陸

梁亂走貌言使此人帶齊總總以搏搏子本反五

劍執斧馳走於左右其相

膠輶葛兮焱駭雲迅信善奮以方攘如羊反善曰晉

王逸楚辭注曰總總搏搏束聚貌也吳都賦曰東西膠

葛南北崢嶸注曰膠葛長遠之貌魯靈光殿賦曰洞膠

葛其無垠鄭玄禮記注曰奮迅也銑曰總總尊尊攢

聚貌膠葛雜亂貌焱駭雲迅言其速也奮亦速也方攘

貌分散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初蟻切僊音豸善參差

欽定四庫全書

魚頡而鳥眴

胡剛反

善曰駢猶併也張揖上林賦注

曰柴虎不齊也頡眴猶頡頏也

銑曰駢

並羅列也傑僂參差不齊整貌

言衆神並列前後其行迅疾如魚躍鳥翔也

急赫忽

忽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

善作

爛粲以成章

善曰赫盛貌

智霍疾貌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霧霧與蒙同濟曰翕赫智霍盛疾貌霧地氣蒙天氣言師衆如蒙霧

之合半散照爛謂分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

芝

善曰韋昭曰鳳皇為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華芝蓋也言以華蓋自翳也濟曰乘輿天子也鳳皇車名翳

隱也華

芝蓋名駟蒼螭兮六素虬螭

爾

惟綏離虬

五臣作纚所宜反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手慘纚上林賦曰乘鏤象六玉蚪說文曰蚪龍無角

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
離虬縻纓龍翰下垂之貌也
龍向曰駟駕也蒼螭蒼龍

也素虬白龍也凡稱龍者
皆馬也言龍者美之也
帥爾陰閉雲合然陽開
晉灼

曰帥聚也雲散也文子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
良曰帥聚雲散也言聚之則陰閉散之則陽開
騰清霄

而軼浮景兮夫何旒
余旒
北
郅質
偁傑
之旖
綺於旒氏也

善曰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旒從風柔弱
貌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浮景流景也神女賦曰夫

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曰
何周禮曰鳥隼為旗龜蛇為旒
翰曰清霄天也軼過

也浮景倒景也夫何藪美之辭旗上
畫鳥曰旗畫龜曰旒
郅偁竿之貌
流星旒以電燭
臣

作
燭兮咸翠蓋而鸞旗
善曰言星旒之流如電之光也周
書曰樓煩星旒者羽旒也鄭玄曰

可以為旌旗也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傍銑曰旄以

旄牛尾為之飾以星文其光如電懸於竿上屯善作萬以指麾也翠蓋翠羽飾蓋鸞旗畫鸞於旗上屯敦

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善曰敦與屯同王逸楚辭注曰方併也玉車以玉飾車也濟曰屯陳也鄭玄儀禮注

中營天子營也萬騎千乘言多也聲駢普隱以陸離

兮輕先疾雷而馭先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方

聖主得賢臣頌曰追奔電逐遺風向曰駢隱車騎聲也陸離奔馳貌言車騎之速過於疾雷馳及遺風也

臨高行之崧勇嶢聲兮起紆譎之清澄登掾藥而壯貢天

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巨岸也紆譎善曰孟康曰衍無崖音

折也李奇曰崧音

踊岷音竦如淳曰崧岷上下衆多貌服虔曰椽藥甘泉
南山也凌兢恐懼貌楚辭曰令帝閭闔闔闔而望予王

逸曰閭闔天門也銑曰至也崧衆多也椽藥山
名閭闔天門名凌兢寒涼處也言衆臨高平之地乃升

椽藥而至於天門過閭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
闔入於寒涼之處也

之繹繹善曰輶與臻同或作輶西京賦曰通天諺以竦
峙注曰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

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
翰曰臻至也繹繹高貌言未至甘泉官望見通天臺

繹繹然下陰潛以慘七慄來敢切今上洪紛而相錯善
高也

慘廩寒貌也良曰慘慄不明貌言臺高直嶢嶢以
其下潛陰不明其上廣大光彩交錯也

造錯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杜洛反善曰七
告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發曰條上造天孔

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彌或為疆濟曰嶢嶢高也造至彌終也言

其嶢嶢然至天歎其高平原唐其壇徒漫善作分列新

莫善作於林薄善曰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堆香草

堆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聚生曰薄曼

莫旦切翰曰唐道也壇漫廣大貌新莫香草也言平

原廣大之地香草攢并間與茝步括今紛被義麗

其亡五臣鄂五各反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并間按也

披離鄂垠鄂也銑曰攢植也并間茝茝皆瑞崇丘陵

之駝頗駝我今深溝欽苦巖而為谷善曰蘇林曰駝駝音巨我駝駝高大

貌也嶽巖深貌也向曰丘陵山之惣名駛
馳高也嶽巖旁深貌言山阜之高溝坑之深
達達五臣作往

往離宮般班以相燭兮封巖石闕也已爾切摩乎連善作施

延屬之欲反善曰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
往脩理之也往往作達達古文往字也往往言非

一也般布也與班同三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闕觀施
施靡相連貌也鄭玄喪服傳註曰屬連也濟曰般

布燭照也言宮館分布有光色以相照封巖石闕二
觀名也廡相連屬貌於是大厦雲譎波

詭摧子唯子而成觀工喚切善曰孟康曰言厦屋變
巧乃為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推唯

林木崇積貌也言大厦之高而成觀闕也良曰大厦屋
也圖為雲氣水波之文以為詭異推唯林木崇積貌言

此屋積材之仰矯善作首以高視兮目冥莫眴縣而無
高以成觀闕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七一

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舉也與矯同良曰正瀏劉

濫以弘愴故兮指東西之漫漫善曰孟康曰瀏清也服

言清淨而汎濫也漫漫無涯際之貌也銑曰瀏濫清

也淨也弘故猶高大也言觀其清淨高大指其東西無涯

也際徒徊徊以徨徨兮魂魄善本無魂眇眇而昏亂善曰

感也翰曰徊徨謂心驚昏亂謂迷據軫零軒而周流

兮忽塊烏北烏點五臣而無垠音銀善曰韋昭曰軫欄

周流流行周徧也塊北廣大貌也鵬鳥賦曰塊北無垠

向曰據依也軫軒欄檻也軻軻廣大貌言依其欄檻

大無垠畔行廣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音隣善璠

音斌 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殖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壁馬屏言作馬及屏為壁飾也埤蒼

曰璘璒文貌也晉灼曰璒音璒 向曰翠碧也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為葉青葱玉樹色也又作壁馬

犀牛等為飾璘璒 金人仡仡 本有一仡字 其承鐘虞 巨

嵌 嵌武巖巖其龍鱗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仡壯勇之貌也嵌開張之貌也龍鱗似龍之鱗

也嵌大敢切 濟曰仡壯勇貌言壯勇之金人 揚光曜飾以龍文令負鐘虞 嵌巖巖皆鱗甲開張貌

之燎燭兮垂景炎 豔之忻忻 音忻 善曰晉灼曰景大也廣雅曰忻熱也 濟曰

景日也忻忻熱氣貌言宮觀華飾揚其光曜 配帝居 五燎燭於上日光下照之忻忻然與熱氣同盛 臣

作之懸圃兮象泰壹 五臣作 之威神 善曰服虔曰曾城宮之懸圃閭風崑崙之

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銑曰懸圃在崑崙山上天帝所居處也配匹言此宮觀亦可匹之太一天神也居

於紫微宮言此洪臺崛善作其獨出兮檄里北極之嶠神麗亦取象焉

嶠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銑曰洪大概至也言大

臺崛然高至上至列宿迺施之於上榮今日月纔

經於桼兩振音真善曰韋昭曰榮屋翼也服虔曰桼

也桼振屋宇端也言臺高雷鬱律於巖窔善作窔兮電

倏忽於牆藩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窔洞房釋

巖窔山之深處也言雷聲小聞於鬼魅不能自逮兮半

深窔之處電光微見於牆藩之上

長途而下顛

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顛隕也良曰顛墜也言鬼魅至神亦不及其上半途而顛墜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蟻

滅

蠛而撇

匹天

善曰張揖曰陵陽子

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如淳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返從下照故其景皆倒在下服虔曰浮高貌

也晉灼曰飛梁浮道之橋孫炎爾雅注曰蠛蠛蟲小於蚊張揖三蒼注曰擎拂也向曰倒景上照也歷浮皆

過也撇拂也蠛蠛遊氣也飛梁閣道也言高反出倒景過於遊氣絕出閣道而拂於天也左攬槍而

右玄冥兮前標

匹

闕而後應門

善曰晉灼曰大人賦曰攬槍以爲旗又曰左

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爾也標闕赤色之闕也南方之帝曰赤標怒應門正門在標闕之內也應劭曰

大人賦注曰攬槍奔星也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翰曰攬槍星名玄冥北方水神名標赤色造赤闕於

南以象方色應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于以生川善

如淳曰言闕之高乃陰西海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

山名曰幽都黑水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方言曰汨疾

也銑曰汨疾也生成也言闕高陰蛟龍連蜺於東

於西海幽都醴泉涌出疾流而成川蛟龍連蜺於東

匡兮白虎敦五臣圉乎崑崙善曰連蜺長曲貌也敦圉

天一之帝居左青龍右白虎服虔曰象崑崙山在甘泉

宮中也敦徒昆切與屯同濟曰崑崙山天帝所居左

青龍右白虎言此覽膠流於高光兮溶勇方皇五臣作

中象而為之也

於西青善曰服虔曰高光官名也晉灼曰膠流猶繚繞

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皇旁音傍西青西廂清淨之

處也上林賦曰象輿偃蹇於西青銑曰膠流長遠貌

西青謂西廂清間處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五臣作瓏玲善曰

帶含藍田璧玲瓏明見貌也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良曰前殿殿名崔巍高也和

氏璧也用以飾抗善作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

善曰抗舉也舉浮柱之飛榱言檐宇高峻若神清淨而扶其傾危也毛詩曰君婦莫莫毛萇曰莫莫清淨也

向曰浮柱梁上柱也飛榱椽也言檐宇高抗閭閻郎

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善曰閭高也說文曰閭閻貌

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閭闔辛氏三秦記曰未

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揔稱紫宮其中別名上林賦曰刻削崢嶸司馬彪曰崢嶸深貌也閭音浪翰曰

開閭閻皆高也寥廓虛靜也言此殿高而駢田交錯而虛靜有似紫微宮之高深也崢嶸高深貌駢田交錯而

曼萬

行戰

分岷

賄池

嶧卑

隗五

賄切五

乎其相嬰

善曰西

都賦曰西

曼

遂集乎中園陳師按屯駢部曲列隊注曰駢猶併也曼行分布也埤蒼曰岷山長貌嶧隗高貌嬰繞也靠音摧

魏五迴切良曰駢交錯言檐棟相屬也曼行乘雲閣而分布貌岷靠巍山高長貌言觀與之相嬰繞乘雲閣而

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

善曰服虔曰蒙籠膠葛貌混成若自然也雲閣言高連雲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良曰混猶自然也曳紅采虹絲之

流離分颺

羊

翠氣之宛延

善曰言觀之高故

流離宛延於其側也

紅絲

翠氣

銑注

之

同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

五臣作若登高眇而

遠肅乎臨淵

善曰服虔曰襲繼也桀作琬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

為戒若臨深淵也晏子春秋曰夏之哀也其王桀作琬室殷之哀也其王紂作為傾宮濟注同迴焱

標

肆其碣

臣徒浪切五

駭兮

披

桂椒而鬱移

夷

楊

善曰服虔

曰迴焱回風也毛萇詩傳曰肆疾也碣過也廣雅曰駭起也

楊樹也言回風碣駭披散桂椒又鬱衆移楊也向注同椒桂香木移楊木名言迴風疾過而鬱起則披拂

香木鬱茂於移楊也

香芬第

勿

以穹隆兮擊薄

房隅切五

櫨

力

將榮

善曰言香氣芬第穹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柱上枅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

辭也良曰穹崇盛也謂香氣盛鄉香

擊於曲

枅與搏風也櫨櫨曲枅也

鄉

香

呖

迭

盼

乎批薄

本批結

分聲

駢

萌

隱而

歷

鐘

善曰

燔燎

羶

羶

味疾也

說文

記曰

禮記

曰

禮記

曰

吟

疾布也

棍同也

批擊也

歷

鐘

經

歷

至

鐘

也

銑

曰

排

排

排

排

排

排

排

排

玉戶而

颺

金鋪

分

發

蘭蕙

與

芎藭

善曰

李奇曰

鋪門鋪

排玉戶而

颺

金鋪

又

發

揚

蘭蕙

與

芎藭

也

翰曰

玉戶玉飾

戶也

鋪門首也

言

風

開

玉戶

颺

颺

門首

發

蕙芎藭之氣也

惟

五臣有

首字

芎藭

張宏

其

拂

汨

于

密

烏而靚

靜

深

善曰

弼

環

風

吹

惟

帳

之

也稍少也

言

風

擊

其

帷

慢

發

陰

陽

清

夔牙之調

琴

善曰

張晏曰

聲

細

不

過

羽

穆

然

聲而動

少

間

則

闇

然

深

靜

也

陰

陽

清

濁

穆

羽

相

和

兮

若

若

若

若

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濟曰言風擊清濁之音其細如羽聲穆然相和如夔牙彈琴馬夔舜樂官

牙伯牙也皆般倅垂棄其削居綺居厠衛今王繭善作爾投其

鈎繩善曰應劭曰削曲刀也厠曲鑿也尚書曰咨垂汝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西京賦曰命般爾之巧

匠注曰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時巧人爾王爾皆古之巧者也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為鳶而飛之又曰

王爾無所錯其削厠般與班同濟曰般倅王繭皆古巧人也削厠刀鑿也鈎曲尺繩以準直言見此奇妙皆

投棄不雖方征僑與倅仝猶彷彿五臣作其若夢善

敢為也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行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彷彿若夢也鄭玄毛詩箋曰方

且也征僑姓征名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廝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倅仝槐里

采藥父也食松實形體生毛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文
日彷彿相似視不誤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誤即諦
字音帝良曰方且也征僑偃佺皆古仙人名於是事
且仙人遊焉亦不識其形狀髣髴如夢中矣

變物化目駭耳回

五臣作迴

蓋天子穆然珍臺間

閔

館璇題

玉英螭

音蟬善作螭

蛸

緣於

獲

郭胡

之中

善曰蒼頡篇曰駭驚也回謂回皇也

應劭曰題頭也椹椹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
張晏曰螭蛸蛸獲刻鏤之形也范子曰玉英出藍田孝

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蛸音淵銑曰言官
觀之上彫鏤變化皆驚駭人之耳目也穆然靜默貌謂

天子於珍臺閑館之中靜默思祭祀之事璇題以惟夫
玉飾椹英華相照也螭蛸獲獲宮觀深邃之貌

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

善作思善曰鄭玄毛詩變日惟思也文子曰澄心清意

言儲蓄精誠冀神垂恩也

濟曰言天

感動

五臣感動上有廼字

天地逆釐

熙

三神者

善曰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逆迎受福釐也三神天地人也

良曰

逆迎釐福也言感動上下迎福於天地人之神也

廼搜逮索偶臯伊之徒冠倫

魁能來乃玉甘棠之惠

善作恩

挾東征之意相與齊

齊

乎陽

靈之宮

善曰韋昭曰搜擇也逮匹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羣倫魁傑也臯臯絲堯臣也伊伊尹

湯臣也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也又曰東山周公東征也韓康伯易注曰洗心曰齊齊側皆切祭天之所故曰

陽靈

翰注同甘棠詩篇名美邵公化周公東征管蔡功成周業冠冠羣也魁魁傑也言擇取賢人臯伊之徒

有魁傑之風者與之同

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

芳喻

五臣作吸

清雲之流霞

善作瑕

兮飲若木之露英

善曰靡謂偃靡

之藉地而為席也楚辭曰折瓊枝以繼佩淮南子曰志厲清雲非夸矜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餐朝

霞霞或作瑕古字通山海經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良曰若木神木也言吸

雲表之霞若木之露以取清絜也

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

善曰禮神

謂祭天也晉灼曰后土歌祭之處也為歌頌以祭地祇向曰神囿祇堂皆祀神之所作歌頌以祭之

建

光耀之長旂

所交

兮昭華覆之威威

善曰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埤蒼曰

旂旌旗旂也威猶歲

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

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尚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銑曰璇璣北斗也

三危山名言臺高可攀
北斗下視三危山也

陳衆車於東阮庚苦兮肆玉軼大

而下馳

善曰同濟注晉灼曰軼車轄也韋昭曰軼徒計切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楚辭曰齊玉軼而並

馳濟曰東阮東海也玉軼玉飾車軒也
言陳列衆車於東海恣其車騎下馳也

漂龍淵而還

旋九垓

銀

兮窺地底而上迴

善曰應劭曰九垓九重也言從服虔曰九垓九重也言從

東阮下馳遂浮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
說文曰漂浮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領
下廣雅曰垓厓也厓亦重之義也向曰龍淵劍名
言浮龍淵旋經九重之高窺見地底而上歸迴歸也

從從

五臣作從同音聳

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

善曰從從疾貌晉灼曰蕤

綏也濟注同言使疾風
扶車轄鸞鳳啣纓綏也

梁弱水之滌土澹鳥兮躡不周

之逶

為迤

音移

善曰服虔曰崑崙之東有弱水渡之若澗澗耳澗澗小水貌字林曰澗絕小水也

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逶迤欲平貌也澗吐足切澗音焚向注同澗澗不

流貌逶迤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

善曰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乃悟好色之敗德故屏除玉女而及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

西王母所居也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東京賦曰宓妃攸館神用挺紀楚

辭曰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宓妃神女蓋伊洛之水精銑曰西王母仙女也玉女美女宓妃洛水東神也言

至西極想王母上壽乃悟好玉女亡無所眺其清臚

色敗德故屏除美女宓妃也今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
善曰服虔曰臚目童子也毛詩曰螭首蛾眉良注同言

屏棄不用無所呈其眉目

方攬

覽

道德之精剛今侔神明與之為資

善曰晉灼曰等

天地之計量也說文曰攬撮持也精剛

精微剛強也

翰

注同侔法也言撮取道德精微之理

法神明以

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

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也尚書曰

至于岱宗柴應劭曰牲玉之香也

銑曰言恭

臯搖泰

壹

五臣本作

舉洪頤樹靈旗

善曰如淳曰招作臯臯挈臯也積柴於挈臯頭置牲

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皆神名搖與遙同也服虔曰洪頤旌名也應劭曰旌旆布也

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召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漢郊祀志元鼎五年秋伐南越告禱

太一以壯荆畫帟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縫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向

神名洪頤旌名

樵蒸焜

昆善作

上配蔡四施

善曰張晏
曰配蔡披

離也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光同上而披離四布也周

禮曰伊祭祀之新蒸鄭玄曰簋曰新細曰蒸說文曰昆

同也。焜或為焜。字書曰：焜，煌火貌。向曰：樵，蒸。又，燭。

炬火也言炬火之光熉然披離施之於四邊也東燿滄

海西耀流沙

宜所
北燿
見

幽都南燭

尚移
丹厓

五臣作涯
善曰服虔曰

丹水之涯也尚書曰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吳都賦曰開

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注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

都謂日既在北則南冥與坐都同橫與晃音義同方言

曰場爻也。良曰：燭耀橫，燭皆光，照也。謂東西南北極。

素而貴求此學力立於月人大文乃善曰同齊

玄璣觔也觔幽和毫汨

胡淡大敢切 善曰同濟
敢淡注張晏曰瓚受五升

口徑八寸以大圭為柄用灌壺觥其貌也應劭曰泔

淡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曰秬釀以造草濟曰

璣酒器以玄玉飾之觥膠
器貌秬色香酒泔淡滿也
盼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

龍兮標

標

訛碩麟

善曰言秬色分布芬芬盛美也
盼蠶蜀都賦曰景福盼蠶而興作上林賦

曰盼蠶布寫說文曰盼蠶布也韋昭曰碩大也言焱燦
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焱火光也說文曰標火飛也

毛萇詩傳曰訛動也銑注同豐融謂饒衍也懿懿芬
芬香氣盛也碩麟遠方地名言感黃龍之瑞動遠方之

地也選巫咸兮叫帝閭開天庭兮延羣神
善曰服虔曰令

也山海經曰大荒中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
注曰巫咸古神巫也楚辭曰吾令帝閭開關兮鄭玄禮記

注曰延導也良曰巫咸古神巫之名帝閭
天門也言擇取巫咸令叫開天門以延百神儼暗感藹

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善曰張晏曰儼贊也鄭玄
周禮注曰接賓曰儼然謂

贊禮者也。暗藹衆盛也。委積也。銑注：同言神儼於是。從衆多不於清壇致以祥瑞穰穰然委積如山也。於是

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壘兮偈

懋

崇黎

五臣作黎善曰晉灼曰

黃圖無三壘相如傳有封壘觀三壘即封壘觀也。漢書曰甘泉有封壘崇黎韋昭曰偈息也。翰曰因事畢謂

祭畢也功績既大迴車將歸度三壘山息崇黎館

天閩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

萬國諧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閩門限也決亦開也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俱協諧也向曰閩

限決開也言天地之門開通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無不諧和也

登長平兮雷鼓磔

天聲起兮勇士厲

善曰如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字指曰磔大聲也天聲如天之聲言其

大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濟曰雷鼓六面鼓也磔大也言天子登此坂擊鼓其聲大如雷故曰天聲也

勇士厲謂

雲飛揚兮雨滂沛

五臣作霧霈

于胥德兮麗萬世

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聖德故華麗至於萬世也毛詩曰于胥樂兮鄭玄曰于於也胥皆也

翰曰謂天之恩澤霽霈如雲雨于胥德謂亂曰善曰君聖臣賢以德相輔其麗長至于萬代也

楚辭注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辭指揔撮所也要也翰注同言重理一賦之意

崇崇園丘隆隱

天兮

善曰崇崇高貌也廣雅曰園丘大壇祭天也

登降

列爾施

力弋爾單

堦

垣兮

善曰登降上下也列施邪道也單大貌堦垣園貌

銳同

注增宮參

善作

差駢

千嵯

何峨兮

良曰參差不齊貌嵯峨高也言宮宇駢列

而高岭零營

嶙峋

洞無厓

五臣作涯

兮

善曰埤蒼曰深

無厓之貌 濟

上天之緯

載

杳杳杳杳

善曰緯事也杳深遠也杳杳難

知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銑曰杳高遠

也杳美杳杳也言上天之事高遠故其美衆多也

聖皇

穆穆信厥對兮徠

五臣祇善作

郊禋神所依兮

善曰李

配也能與天相對配也詩曰帝作邦作對言來郊禋而

甚敬故為神祇之所依也良曰聖皇帝也對配祇敬

也言能與天相配致敬以

徘徊招搖靈棲遲

善作兮善

招搖猶彷徨也遲遲即棲遲也毛萇詩傳曰棲遲游息

也遲音棲泥大夷切向曰招搖神名言神靈徘徊而

棲遲於

輝光

善作

眩耀

降厥福兮

子子孫孫

長無極兮

良曰言神祇降福

故得子孫無極也

故得子孫無極也

故得子孫無極也

耕藉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為義藉為蹈藉之也

藉田賦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秦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掄角辯惠搞藻清豔鄉邑稱為

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為衆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翰曰同善注善屬文仕西晉為黃門郎晉武帝時作賦藉者借也借人力理田以奉宗廟示為天下先也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

禮也

善曰晉書曰丁亥籍田戊子大赦今為丁未誤也東京賦曰脩帝籍於千畝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

三推為籍千畝銑曰伊維也四年武帝四於是乃使甸年也千畝天子籍田數也甸郊野之稱也

帥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墻

類以

宮掌舍設桓

音互善曰周禮曰甸師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玄曰師猶長也然甸師而為帥者避晉景帝諱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道路又曰

封人掌設王之社遺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墻謂壇及堦埒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桓

桓再重杜子春讀為桓桓向同善注青壇尉其獄立兮翠幕黜丁

以雲布

善曰國語虢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籍楊脩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

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玄雲黜其四塞黜黑貌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濟曰春上青故用青壇翠

幕也嶽立言高也雲布言廣也蔚黝皆色之深也

結崇基之靈址兮啟四塗之

廣阼

善曰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說文曰趾基也又曰阼主階也

良曰結構也址壇之基也

啟開阼階也餘注同

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

阡繩直邇陌如天

劉曰膏腴肥沃也史記曰京師膏壤沃野千里子虛賦曰激水推移史記

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東京賦曰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毛詩曰其繩則直毛

萋曰言不失繩直之宜也詩曰其直如天善曰墳腴平砥魏都賦曰墳衍斥斥鄭玄曰水厓曰墳蜀都賦曰

內函要害於膏腴銑曰砥石也言千畝之田膏壤而平激引河洛之水以灌田阡陌田畔道也言如繩天之

端總五臣作葱糖屈服于縹軛於革兮紺轅綴於黛耜善曰縹

之牛也說文曰總帛青色吳都賦曰鯨革中於羣騊說
文曰騊騊牛也騊以陵切又曰縹帛青白色也輶輶說
輶輶也鄭玄周禮注曰輶端壓牛額曰輶說文曰緹染
青而揚赤色也鄭玄禮記注曰耜耒之金向曰耜牛
也輶車輶也耜農器也綴謂置之於車輶儲駕於塵右
也葱縹緹黛皆青色以取東方之象馬輶儲駕於塵右
今俟萬乘之躬履善曰駕牛儼然在於塵左以待天子
躬親履之耕以儲畜故曰儲駕也說
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塵一百畝也然古耕以耒
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沿於古也向曰儲於塵左
以向春郊也俟待也萬乘天子
也儲牛以待天子親履耕事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

上下下具惟命臣

善曰西都賦曰左右庭中朝堂百寮
之位尚書曰百僚師師羽獵賦曰先

置乎白楊之南漢書曰六卿各有徒屬職分也周易曰
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西京賦曰具惟帝臣鄭玄儀禮注

曰命者加爵服之名向曰僚官也言百官各以位次自一命至九命咸從天子也襲春服之萋

萋兮接游車之鞶

善曰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也禮記曰孟春衣青衣魏都賦曰習

步頻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論語曰春服既成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頴漢書注曰天子出游車九乘

毛詩曰有車鞶鞶翰曰蓋春衣青故言春服也萋萋色盛貌游車天子從車也言百官皆隨從車而行鞶鞶

車微風生於輕幘

許

兮纖埃起於朱輪

善曰幘車幘也釋名曰車幘所

以御熱也吳都賦

躍馬疊路朱輪累轍又楊惲

書曰朱輪者十人向曰幘車網也埃細塵也森奉璋

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

音真善曰森盛貌也毛詩曰奉璋莪莪髦士攸宜階爵

之次也爾雅曰震懼也皆奉珪璧於階庭位以望

濟曰森衆盛貌言羣臣天子之車肅然震懼貌若湛

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

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詩曰

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以喻諸侯承命而加敬也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向曰言

諸侯見於天子肅然如湛露之見日衆星向於北辰於是前驅魚麗

高

屬車鱗萃

善曰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導引也東京賦曰鵠鵲魚麗箕張翼舒又左氏傳曰

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東京賦曰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又漢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中服

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萬端鱗萃

向同善注前行列如魚鱗之聚也閭闔洞

啟參塗方馬

善曰洛陽宮舍記曰洛陽有閭闔門西京賦曰旁開三門參塗夾庭羽獵賦曰方馳

千駟也參塗謂駟馬而行

常伯陪乘太僕秉轡

善曰尚書曰左右常

伯應劭曰漢官儀曰侍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下稱
制出即陪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書儀曰漢
乘輿大駕儀公卿奉引太僕御也 翰曰常伯官
名行則陪王之乘車太僕執御之官也故言秉轡后妃
獻種直陸六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

宮正設門閭之蹕

善曰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陸之種而獻于王鄭司農

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陸漢書曰大農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后稷播殖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頡篇曰殖種也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鄭司農曰蹕謂止行者清道若今時微蹕 良曰播殖器謂耒耜之屬也司農撰之挈壺氏掌刻漏軍行即從之餘注同 天子乃御玉輦陰華蓋衝牙鈿

堊若鎗

行綃遙紃九綷七繚七大切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大

輦也西京賦曰華蓋承宸天畢前驅注曰華蓋星覆北

斗王者法而作之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居

中央以前後觸也鍾鎗玉聲也鄭玄禮記注曰綃綺屬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紃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綃繚

紃薄素練也綷良曰同善注綃金根照耀以炯古晃今龍

驤騰驤而沛會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

賦曰乃奮翅而騰驤東京賦曰齊龍驤之沛艾綜曰騰

驤趣走也沛艾作姿容貌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沛艾

馬之大者騰驤沛艾皆馬行貌表朱玄於离善作坎飛

青縞胡於震兌中黃睎以發暉兮方綵紛其繁會善曰

謂謂

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也表猶標也周易曰離南方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震者東方也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也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車建旗十二如車色銑曰同善注言天子行五輅鳴鑾車服旌旗各以方色而引前繁會言盛也

九旗揚旆瓊鉞

吸

入藥雲罕

掩感藹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

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為常蛟龍為旂通帛為旐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旟析羽為旟臧榮緒晉書曰雲罕車駕駟闔載闔與鉞音義同蒼頡篇曰藥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向曰藹繁也鑾鈴也所以節行步瓊鉞以玉飾鉞也入藥鉞飾也雲罕幡也晻盛

貌蕭管朝

交知

嘒

札知

以啾

由子

嘈

曹

今鼓鞀

步

礧

火

隱

以

砒

普磬

苦蓋反

楚辭曰

鶡雞

嘲

嘶

而悲

鳴

蒼頡

篇曰

啾

衆

萌

磬

蕭管也

楚辭曰

鶡雞

嘲

嘶

而悲

鳴

蒼頡

篇曰

啾

衆

聲也

東京賦曰

奏嚴鼓

之嘈

礧

綜曰

嘈

礧

鼓聲也

周禮

曰

鍾師

掌鞀

鄭玄曰

擊鞀

以和

樂

字林曰

鞀

小鼓也

鞀

與

鞀

同

礧

與

鞀同

礧

與

荀

音義

同

字書曰

砒

大

聲也

字指曰

荀

悉

尹

磬

大

聲也

字指曰

荀

悉

尹

磬

大

聲也

礧

大

聲也

向曰

嘲

嘶

竹

聲

礧

隱

砒

礧

革

聲也

字指曰

荀

悉

尹

磬

大

聲也

字指曰

荀

悉

尹

礧

大

聲也

向曰

嘲

嘶

竹

聲

礧

隱

砒

礧

革

聲也

字指曰

荀

悉

尹

磬

大

聲也

字指曰

荀

悉

尹

虞

巨

嶷

以

軒

翥

今

洪

鐘

越

乎

區

外

善曰

西

京

賦曰

洪

鐘

萬

鈞

猛

虞

越

注曰

縣

鍾格曰

荀

植曰

虞

西

京

賦曰

鳳

騫

翥於

虎

標

騫

音

軒

楚

辭曰

鳳

騫

而飛

說文

騫

飛貌也

天子

楚

辭曰

鳳

騫

而飛

說文

騫

飛貌也

天子

之

行

擊

左

右

鍾

東

都

賦曰

鏗

華

鍾

尚

書

大

傳曰

則

撞

黃

鍾

右

五

鍾

皆

應

濟

曰

荀

虞

以

猛

獸

為

飾

也

軒

東

都

賦曰

鏗

華

則

撞

黃

鍾

右

五

鍾

皆

應

濟

曰

荀

虞

以

猛

獸

為

飾

也

軒

東

都

賦曰

鏗

華

則

撞

黃

鍾

右

五

鍾

皆

應

濟

曰

荀

虞

以

猛

獸

為

飾

也

軒

東

都

賦曰

鏗

華

則

撞

黃

鍾

右

五

鍾

皆

應

濟

曰

荀

虞

以

猛

獸

為

飾

也

軒

東

都

賦曰

鏗

華

鍾

踰

越

在

區

宇

之

外

言

大

震

震

真

填

填

塵

驚

務

連

天

以

幸

鍾

踰

越

乎藉田

善曰震震盛也郭璞爾雅注曰闐闐羣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邑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驚或為

霧非也

良曰震震車馬聲也填填車馬

衆貌驚上也言塵上連天幸於藉田之所蟬冕頽迴以

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

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

善曰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

曰天子東耕之日天子升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耒廣五

寸二耜為耦王逸楚辭注曰撫持也

向曰蟬冕侍中服也碧玉也謂羣臣珥蟬執王者象也灼灼芊芊蟬玉

之色也言似夜光之璧出於璞繁茂之松依於山言光彩茂盛也

銑曰撫執也謂天子下壇執耦也二耜為耦

也坻

五臣作游

場染屨洪縻

忙皮在手

善曰方言曰坻場也

蚬

犂鼠之場謂之坻場

也

蚬

場

浮壤之名也音傷說文曰糜牛轡也翰曰場壤也三言天子游步於壤屨染於土以執洪糜也糜牛轡也

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

善曰東京賦曰躬三推於天田

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國語甯文公曰王耕一垆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昭曰一垆一耜之垆也班次

也三之下各三其上王三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盡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沿古成文不可以文

而害實也垆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不同而潘雜用之禮記曰帝藉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濟注同言貴賤

以班也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

五臣作人無華裔

善曰左傳孔子曰裔不謀

夏夷不亂華王肅家語注曰裔邊裔也良曰藉田之時都鄙華裔士女咸至其所

長幼雜選徒以

交集士女頌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髻

大總髻善作髮善曰

雜運衆多貌也。頌斌相雜之貌也。爾雅曰：戾至也。老子曰：被褐而懷玉，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說文曰：褐者

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裾音劫。魏志：毛玠曰：臣垂髻執簡，埤蒼曰：髻，髻也。毛詩曰：總角之

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向曰：言少。躡踵側肩，倚裳。長咸至也。雜運衆多貌也。頌斌分布也。躡踵側肩，倚裳。

連袂善作黃塵為之四合。今陽光為之潛翳。善曰：說文曰：躡，追也。

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

倚，方言曰：複襦，江湖之間或謂之蕭襦。郭璞方言注曰：襦，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

雷震黃塵蔽天。西都賦曰：紅塵四合。濟曰：言動容發衆多奔競，或躡脚連袖，以致塵埃翳於光景。

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烏吟乎聖世。善曰：列子曰：一里老

幼喜躍抃舞西都賦曰采遊童之歡謠劉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亂歟堯乃微服遊於康衢

聞兒童謠曰立我蒸人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向曰言

觀者皆動其容儀發音贊情欣樂乎善作昏作今慮盡

力乎樹藝善曰西京賦曰何必昏於作勞邪嬴優而足侍尚書曰不昏作勞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

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頒職事二曰樹藝鄭玄毛詩箋曰藝

猶樹也翰曰昏疆也言人皆勸靡推善作督而常勤勉而作思慮盡力於種藝之事誰

今莫之課而自勵善作厲善曰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字書曰督察也王逸楚辭注

曰課試也向曰靡無督責也言無人躬先勞以悅使

責罰人自勤勞不為程課人自勉勵

今豈嚴刑而猛制哉

善曰周易曰說以使人人忘其勞
史記曰秦繁法嚴刑而天下振

向曰言天子躬先人勞人自悅使豈
為嚴刑猛制以威之哉言不示也

有邑老田父或進

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

善曰周易曰損益盈虛
與時偕行又曰隨時之

義大矣哉晏子春秋曰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
之道也向曰言耕則益不耕則損故云隨時

高以下

為基民以食為天

善曰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
下為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人為

天而民以食為
天銑注同

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

善曰

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食為先
陸賈新語注曰治末者調其本李奇漢書注曰本農也
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
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終者如始尚書大傳曰八政何

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向曰末謂商賈本謂農田也言理人之道後其實貨

先於穀

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

善作壹善
 曰國語展禽

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九土韋昭曰九土九州之
 土尚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
 者國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一專一也翰曰不
 任謂不以地宜貢賦也四人謂士農工商不一不單脩

其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

善曰禮記曰三年
 耕必有一年食雖

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又曰夫禄足以代其耕銑曰
 菜蔬之色謂年饑也靡無也言年饑則朝無秩禄也

無儲蓄

畜

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

善作必善曰言無
 儲蓄以度荒災空自

必望於歲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
 穡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傳

王曰余一人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向曰儲稻謂倉廩也虞備也言無倉廩以備凶災徒望歲之空絕也

三季之哀皆此物也

善曰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

幽王也良曰此物謂農也言三季衰亡皆不脩農之過也

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

若慄圖匱於豐防儉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

善曰東京賦曰昧旦

丕顯後世猶怠左氏傳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言常節約以戒不虞故圖之者必於豐殷禦儉者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翰曰聖上君也丕大也言我君昧旦思大明至於夕惕常懷驚慄以憂於人也圖謀匱乏也謂謀乏防儉於豐逸之時欽敬恤憂也敬哉所

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

憂者惟穀也

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

善曰國語說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

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藉田

以為農先此亦堯舜之用心也銑曰言能三時為農以致倉廩充實謂堯湯遭水旱百姓不饑者為用心於

農以存救人之術也若乃廟祧堯土有事祝宗諏侯作日籩甫簋普淖

教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五臣無是乎出善曰廟

賦曰躬追養於宗祧禮記曰遠廟為祧又曰宗祝在廟鄭玄曰宗宗人也祝接神者也毛詩箋曰后稷既為郊

祀之酒則諏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諏謀也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簋簠實之陳之儀禮曰孝孫某敢用嘉薦

鄭玄曰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左氏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

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為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藝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向注同言謀事於宗廟簠簋豐溢德能大和亦因藉田而致殷實縮也言亦出於藉田之中

善作人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

善曰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

有嘉德而無違心所謂馨香無譏慝杜預曰粟謹敬也左氏傳季良奉粢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傳曰致其禋祀於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向曰旨美也沔酒告神曰嘉粟言祭禮豐盛必當人

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

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

善曰孝經曾子曰敢

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濟曰靈善也言孝者是天地之性人之所善也

昔者明王以孝理

善作

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

善曰

孝經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鄭玄毛詩箋曰光明也斯道謂孝道也良曰鮮少也言明聖之君以孝理天下繼之者少逮及也及我天子實光此孝道也

儀刑臣

作乎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

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乎毛萇曰乎信也孝

經子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鈇曰刑見乎信也言以禮儀見信於萬國盡愛敬之道於祖考故

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

也

善曰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要義曰天子藉田千畝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也西京賦

曰勸穡於原陸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向曰祭以

致孝農以固本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善曰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翰

曰能崇農祭之道其此一役也而二美具作顯焉善曰盛德大業可謂至也

謂藉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向注同二美謂粢盛豐百姓足也

不亦遠乎不亦重乎善曰論語文也向敢作頌曰思

樂旬畿薄採其茅

五臣作芳善曰茅即上旬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採其芹毛

萇曰薄辭也良曰思樂旬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善曰畿詩頌篇所以美王之親耕周易

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其農
戾來也止至也向曰謂天子至止以崇藉田也

三推萬方以祇

音脂善曰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爾雅曰祇敬也

崇三推之禮萬耨我公田實及我私善曰鄭玄周禮方敬而從勸

毛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濟曰耨除草也公田謂千畝田也我私謂家盛之實我簋斯盛我

簋斯齊

五臣作案善曰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為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

盛齊音資良曰在器曰盛器實曰案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善曰毛詩曰

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高地濟曰陵坻皆小山也庾瓦器也言倉庾之

多如山馬念茲在茲永言孝思善曰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曰念茲在茲毛詩曰

永言孝思 銑曰言念此藉田在於民力普存祝史正

辭

善曰左氏傳季良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人力之普存也良同

善神祇攸歆逸豫無期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毛詩曰爾公爾侯逸

預無期向曰言神祇所歆享降逸豫之福無限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善曰尚書曰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銑曰慶善也賴蒙也言天子有善德天下之人皆蒙之也

畋獵

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獸曰

畋

子虛賦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病卒向曰

漢書云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少好學景帝時遊梁乃著子虛賦梁孝王薨歸成都

久之後蜀人楊得意侍武帝嘗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

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

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何有此事也

為齊難亡是公者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假設此三人為辭以諷

楚使子虛使於齊

五臣再王悉發五臣有境內車騎五臣有齊字

有之與使者出畋

善曰司馬彪曰畋獵也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或云境內之士備

車騎之衆非也

向曰使

敗罷子虛過妣

五臣作託烏

五臣作焉

有先生

善曰張揖曰妣誇也丑亞切字當作託向曰言獵罷之後子虛過為誇誕於齊

亡

五臣亡字

上有是公存焉坐定烏

五臣作焉

有先生問曰今日敗樂乎

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

夸

五臣作夸

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

莫諷

之事也

善曰張揖

曰楚數也在南郡華容縣廣雅曰僕謂附著於人然自卑之稱也銑曰烏有先生及亡是公俱在故相與生

定將有問焉向曰先生問子虛與齊王敗樂乎然則何樂言獲少不應至樂子虛對先生云謂齊王誇車騎

僕所樂者對

楚雲夢之事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

五臣作駕車

千

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

善曰郭璞曰濱涯也生問子虛可得聞雲夢之事乎

良曰先

濟曰王齊王也齊近海故言海濱濱涯也

列卒滿澤罾網彌山

善曰郭璞曰彌覆也

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罾罾罾之網也翰曰謂行列士卒也言布罾網覆於山也

掩兔轉

力

鹿射麋脚麟騫於鹽浦割鮮染輪

善曰司馬彪曰麟轅也音宏韋昭曰脚謂

持其脚也鄭玄毛詩箋曰掩覆也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也染濡也切生肉濡車輪鹽而食

之也濡搵也搵而緣切搵一損切獸名掩謂以網掩之麟猶車輾也騫駟也向曰兔鹿麋麟皆

鹽浦鮮牲也謂割牲之血染於車輪也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善曰郭璞曰伐其功也鄭

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曰言得獸之多自矜其功也

良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

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

善曰郭璞曰與猶如也云楚有遊獵之處如此乎

銑曰顧謂齊王顧子虛而問孰也問楚王之獵與寡人

誰勝也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

焉足以言其外澤

五臣有者字

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

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持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

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

憶

弗

房

鬱隆崇

筆率岑釜

吟

參差日月蔽虧

善曰郭璞曰下車謙也廣雅曰鄙小也覽於有無謂

或有所見或復無也郭璞曰持獨也隆崇竦起也弗音佛張揖曰高山雍蔽日月虧缺半見也濟曰子虛稱臣於齊王也鄙陋也言我楚之鄙陋人有幸得宿衛時從居遊觀後園之有無且猶未徧安足知山澤之多乎言不知也良曰唯唯應敬之辭向

交錯糾紛上干青

雲罷

疲

池陂

婆

陀

駝

下屬江河

善曰郭璞曰言相樛結而峻絕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干犯也郭璞曰言旁類也屬連也文類曰南方無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

文章假借協陀之韻也翰曰言山勢樛結峻絕干觸青雲也罷池旁類貌陂陀寬廣貌言此山旁類寬廣下

連江

其土則丹青赭堊

惡

雌黃白垺錫碧金銀衆色炫

耀照爛龍鱗

善曰張揖曰丹丹砂也青青腹也赭赤土也聖白土也蘇林曰白垺白石英也高誘

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向同善注雌黃白垺石英也錫白臘碧青玉俱生於地故云

土也言衆物顏色相照爛然如龍鱗也

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是昆吾瑛

歲功勒

玄厲礪

而石砮砮

善曰張揖曰琳瑯也瑯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出美金

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璞曰琳瑯名張揖曰瑛砮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

曰瑛音絨張揖曰瑛砮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如水半有赤色砮砮赤地白采葱龍白黑不分管子曰

陰山礪瑛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砮砮其東則有蕙圃衡類玉銑注同言生於石故云石也

蘭茝

昌待切善作芷

若射

夜

干

善無射干字

芎藭芎蒲茝薜蘿蘼諸

柘巴直

子餘反

善曰張揖曰蕙園蕙草之圃也蘅杜

也司馬彪曰芎藭似葉本薛綜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

芷若下或有射干非張揖曰江離香草也蘼蕪蘄芷也

似蛇牀而香諸柘甘柘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文穎

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良曰圓園屬餘皆香草名其

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阤

羊

靡案衍

戰壇

徒曼

莫緣以

大江限以巫山

善曰司馬彪曰壇曼平博也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

向曰阤靡邪長貌案

衍窠下貌壇曼平寬貌言原澤上下邪長或

其高燥

則生歲

之荇斯苞

表荔

薛莎

和青蘋

音煩善曰張揖曰歲馬藍也荇

似燕麥也苞蘆也荔馬荔也蘇林曰荇斯歷切蘆皮表切張揖曰薛藟蒿也莎蒿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

鴈所食 向曰高燥
謂高原也 餘皆草名

其埤

卑濕則生藏菰

落唐

蕪葭東

蔣彫胡蓮藕

孤善作觚

蘆菴

淹

簡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

圖

善曰郭璞曰藏菰草名中牛馬芻張揖曰蕪葭蘆也埤音婢菰音郎張揖曰東蔣實可食彫胡菰米也

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蘆扈魯也菴蔣蒿也子可醫疾軒于藕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藕音猶郭璞曰圖畫也良曰埤濕下濕之地

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

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

石白沙

善曰郭璞曰波抑揚也應

劬曰芙蓉蓮花也濟曰清池池名激水謂其波激揚也芙蓉菱華水草名鉅大也言水下有砂石也

其中

則有神龜蛟鼉

陸

瑤瑁鼈鼉

善曰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也

銑曰皆

水蟲也言其北則有陰林巨

善作

樹梗栴

南

豫樟桂椒

木蘭檠

革

離朱楊榿

側

梨栲

郢

栗橘柚芬芳

善曰服虔曰陰林山

北之林也尸子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梗栲

豫章本或林下有巨字樹下有則字非也郭璞曰木蘭

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染者離山梨也郭璞曰朱楊

赤莖柳也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幹名曰朱木楊柳也

張揖曰榿似梨而甘也栲栲棗也說文曰栲棗似枅而

小名曰榿而充切蘇林曰栲音郢都之郢然諸說雖殊

而木一也今依蘇音銑曰巨其上則有五臣有赤猿

大也餘皆果木名芬芳香氣也其下則有白

鵲鵲孔鸞騰遠射夜干

善曰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

遠獸名也

向曰上謂林木之上也鵲鵲

孔鸞皆鳥名騰遠射干皆猿類善緣木也其下則有白

虎元豹曼

萬

蛇

戰以

貍

丑

犴

五安反

善曰郭璞曰

曼

蛇

而

蛇

似

蛇

而

蛇

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也多白虎又曰幽都之山其上有元豹郭璞曰黑豹

也翰曰下謂林木於是乎乃使專

善作

諸之倫手格此

獸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鮒諸賓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殺閻閭向曰專諸勇士也格擊也

手格謂空手擊之

楚王乃駕駟駁

補

之駟乘彫王之輿靡魚鬚

之橈教旃曳明月之珠旗

善曰張揖曰駟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

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郭璞曰刻玉以飾車也張揖曰以魚鬚為旃柄驅馳逐獸也橈靡也以明月珠綴飾旗

也孝經援神契曰蛟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銑曰馴養駁獸名魚鬚竿也旃亦旗也橈弱

也言楚王養此獸以當駟馬靡曳皆執持之貌建干將之雄戟左鳥號之彫弓

善曰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鉅者干將所造也史記趙良曰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鉅音巨

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鳥號也郭璞曰彫畫也向

曰建立也彫畫為文彩也左者佩之於左畔右夏服之勁箭善曰服虔曰服也左者佩之於左畔右夏服之勁箭盛箭器也夏后

氏之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故曰陽子驂夏服也良曰其箭利故曰勁右謂右邊佩之陽子驂

乘犧

五臣作織

阿為御案節末舒即陵

五臣作凌

狡獸

善曰張揖曰陽子伯

樂字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郭璞曰織阿古之善御者織音織楚辭曰織阿不御焉司馬彪曰案節行得節末

舒馬足未舒也狡獸狡捷之獸也天文志曰案節徐行服虔曰謂行遲也銑曰陽子則孫陽也皆古之善御

者崇節謂節馬足也未舒猶未馳也
言馬足未馳已凌轢狡健之獸也
就蛩蛩犇力距虛

軼野馬轉

衛

駒

善作

駮

音塗狀如馬

善曰張揖曰蛩蛩青獸距虛似羸而小說苑孔

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蛩以走二獸者非性心
愛蛩也為得甘草而貴之故也張揖曰軼過也野馬似

馬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駮郭璞曰
轉車軸頭也軼轉言車之疾能過野馬及駒駮也軼不

言車轉不言過互文也
向曰

乘遺風射游騏條六
式

式倩

牆

洌

力

雷

動

焱

至

星

流

霆

擊

善曰張揖曰遺風千

里馬也呂氏春秋曰

遺風千

里馬也呂氏春秋曰

遺風千

里馬也呂氏春秋曰

遺風千

里馬也呂氏春秋曰

里馬也呂氏春秋曰

里馬也呂氏春秋曰

遺風之乘爾雅曰鴛如馬一角不角者騏驎音攜張揖
曰皆疾貌也倩干見切洌音練郭璞曰霆劈靄濟曰

遺風千里馬名游騏天上獸倏伸倩洌奔逐之
貌雷動焱至星流霆擊言車騎擊射迅疾也
弓不虛

發中必決眦

五臣作皆

洞胷達掖絕乎心繫

系

獲若雨

于獸具

揜草蔽地

善曰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說文曰皆目匡也眦皆俱同張揖曰左射之貫胷通右

髀中心絕系也說文曰髀肩前也五口切一音五俱切毛萇詩傳曰揜覆也良曰皆目也言射者不虛發弓

必決目洞胷掖絕心系也獲若雨獸言於是楚王乃弭所殺既多如天之雨獸以蔽掩其地焉

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

恐懼徼

古

徼

劇

受詘

音屈

五臣作詘

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弭案也郭璞曰

疲極也司

馬虎曰徼徼

徼徼

徼徼

徼徼

徼徼

徼徼

徼徼

徼徼

徼徼

安志也徘徊翱翔容與謂自得也言王安志自得覽幽

深之休觀壯士之奮怒猛獸恐懼邀遮倦者而取之

殫覩衆物之變態

善曰郭璞

曰殫盡也變態姿貌也向曰於是鄭女曼姬善曰如淳

殫盡謂盡觀衆獸驚變之態曰鄭女曼姬

曰鄭女曼姬楚武王夫人鄧曼也善曰鄭女曼姬

紵縞善曰張揖曰阿細縞也縞細布也揄曳也司馬彪

魯連曰君後宮皆衣紵縞曰鄭衛之處子衣阿縞戰國策

阿縞細布投空引也紵縞縞也善曰司

織細也張揖曰穀細如霧垂以為裳也神女賦曰動霧

穀以徐步良曰雜謂錯雜纖細也霧穀其細如霧垂

之為襜褕必積褰縞側紵徐委曲鬱撓谿谷善曰張揖

褰也褰縮也縞裁也其縞中文理第鬱有似於谿谷也

貌鬱撓謂文理第鬱紵徐委曲裙下垂

然有似谿谷之狀紵徐委曲裙下垂

紵徐委曲鬱撓音非五臣本楊施以戊

邱削

善曰郭璞曰粉粉排排皆衣長貌也張揖曰揚舉也施衣袖也戊削裁制貌也施戈爾切翰同善

注蜚

五臣作飛

襪

思兼

垂髻

色交

扶輿猗

於綺切五臣作倚

靡翕

呬

呼甲

萃

翠

蔡下靡

五臣作摩

蘭蕙上拂羽蓋

善曰司馬彪曰襪袿飾也髻燕尾也襪與燕尾

皆婦人袿衣之飾也蜚古飛字也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相隨也翕呬衣起張也萃蔡衣聲也垂髻飛襪飄揚

上下故或摩蘭蕙或拂羽蓋 錯翡翠之

歲綈繆

了

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

善無仙字

之髣髴

善曰張揖

曰錯其羽毛以為首飾也楚王車之綏以玉飾之也郭璞曰綏登車所執言手纏綖之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

非世所見也西都賦俯仰如神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非知而見之者以為

神濟曰言以翠羽為首飾歲時羽毛貌玉綏謂以玉
裝綏綏者執以登車繆繞綏長貌眇眇忽忽猶非人所

當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良於蕙圃嬖寒勃窳蘇
然若神仙

而上乎金隄善曰說文曰獠獵也韋昭曰嬖寒勃窳
向曰獠

獵也言與美人同獵於蕙園嬖寒勃窳美人上隄貌
揜翡翠射駿俊儀微矰曾

出織繳之施弋白鵠連駕鵞善作雙鵠下元鶴加
作織繳樂施弋白鵠連駕鵞

善曰方言曰揜取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駿騏驎雉也周
禮曰矰矢也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說文曰

繳生絲縷也言既弋白鵠而因連駕鵞也列子曰蒲且
子連雙鵠於青雲之上爾雅鵠鵠也又曰下落也戰

國策臣能虛發而下鳥高誘淮南子注曰加制也戰國
策莊辛曰黃鵠不知射者脩矰繳將加已也翰曰揜

謂網取禽也翡翠駮皆鳥名鸚皆鳥名連加謂以射綸射綸也

急而

後發游於清池

善曰郭璞曰急倦也向注同

浮文鵠

揚旌棧

翊蔡

張翠帷建羽蓋

善曰張揖曰析羽為旌建於船上也郭璞曰棧船舷樹旌

於上棧依郭說翠帷羽蓋謂以翠羽飾帷蓋也郭璞曰施之船上也張揖曰鷁水鳥也畫於船首故曰文鷁也

揚舉也棧楫也惟蓋皆網善作

毒瑁鉤紫貝

善曰郭璞曰紫貝紫

質黑文也東京賦曰瑇瑁不簇注曰瑇瑁珍名不簇不

又簇取之為器也西京賦曰捃紫貝注曰相貝經曰赤

人歌聲沝喝

鼓於邁反

善曰韋昭曰捃擊也郭璞曰金

聲而歌者也郭璞曰聲喝言悲嘶也喝一介切嘶蘇奚切良曰喝列籟簫也榜人船人也言擊鼓吹簫與船

人歌合故水蟲駭波鴻沸蓋普涌泉起奔物善作揚會善曰其聲流列

曰魚龜躍濤浪作暴湓激相鼓薄也湓普頓切濟曰水蟲魚驚之屬也駭驚也波鴻水鳥也沸猶亂飛也奔

騰起與波相會合也石相擊礧礧礧蓋苦物謂急波也言涌泉五臣作磊

反銑曰言轉石相擊而為聲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

獠良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胡騎就隊大纚所乎

淫淫般盤乎裔裔善曰文穎曰靈鼓六面鼓應劭曰按次第也左氏傳注曰隊部也司

馬彪曰皆行貌也向曰謂轉石聲似雷霆也聞數百里之外言聲遠也翰曰言將息獵者必擊鼓起

烽火以招士卒也車兵車也言車騎各案次第以
為行隊纚行般迴也淫淫裔裔部伍分列之貌於是

楚王乃登雲陽

五臣作陽雲

之臺

善曰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

出雲之陽

翰曰陽雲臺則高唐觀言高出雲之陽故以名

怕

五臣作泊蒲各切

乎無為憺

五臣作澹

乎自持勺

和略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善曰郭璞曰養

神氣也老子曰我獨怕然而未兆說文怕無為也廣雅曰憺怕靜也神女賦曰頽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怕與

泊同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頽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鵒香稻鮮魚以為芍藥

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服氏一說以芍藥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煮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氏之

說以芍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芍藥之醬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為得銑注同言以無為之道靜而自持

芍藥調和也謂具五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與將

轉割輪焯七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善曰韋昭曰焯謂割

鮮焯輪也郭璞曰焯染也毛萇詩傳曰殆近也翰曰

不若不如也言楚王雖獵則以無為自持具五味而食

豈如大王終日馳獵曾不下與以將割於是齊王無以

野食而為娛樂臣竊觀齊近不如楚矣

應僕也烏五臣作焉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

里來貺齊國善曰郭璞曰言有惠賜也戰國策秦王謂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

不以千里之道為遠濟曰是何言之過也謂責子虛以遊獵之事對齊王也足下者焉有先生稱子虛也貺惠賜也言足下不以千里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為遠而來惠貺齊國也

衆與使者出畋

五臣作田

乃欲勑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

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

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晉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右也國

語曰戮力一心賈逵曰戮并力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先生謂

子虛也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銑曰戮力并力也左右謂使者左右謙不斥言言齊王欲以車騎

與使者出田欲并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言非夸也向曰齊王問楚地有無者欲聞大國風烈先生

遺餘之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

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

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

善無有而至此一句

無而言之

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

五臣有也

字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力於楚矣

善曰郭璞曰以為高談顯

明也奢閭也樂毅與燕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非楚國之美彰君惡也害足下之信傷私義也

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非也文頴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使君失辭為輕於齊使非其人為累於

楚也

向曰言焉有先生責子虛不述楚王之德而陳

雲夢田獵侈靡之事

良曰若如也必如所言淫樂之

事則非楚國之美實有而言之是彰君惡無而虛言是傷足下之信也濟曰二者謂彰君惡害已信言俱無

可行者而先生行之不信是輕齊彰惡是累楚也

且齊東渚

善作

鉅海南有琅

邪善曰蘇林曰小洲曰渚司馬彪曰齊東臨大海為渚也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渤海間呂氏春秋辛寬曰太公

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聲類曰渚或作渚銑曰自此

已下焉有先生陳齊境界以析子虛也鉅大也言齊以大

海為渚觀乎成山射乎之罘音浮善曰張揖曰觀闕也

宮闕也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獵其上也脰直

瑞切良曰成山館名可以遊覽罘山名可以射獵浮

渤解蟹游孟諸善曰應劭曰渤海別枝也文潁曰宋

之孟諸齊之大澤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暘善作谷為界善

解海分支水名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暘善作谷為界善

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北接之司馬彪曰湯谷日所

出也以為東界也言為東界則右當為左字之誤也

翰曰肅慎國名在海外暘谷秋田乎青丘善作徬

日所出處言齊境界皆鄰接秋田乎青丘善作徬

徬乎

徬乎

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蒂

戒芥

善曰服虔曰青

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山海經曰青丘其狐九尾詩曰海外有截張揖子虛賦注蒂介刺鯁也濟曰青丘國在

海東言齊之秋田至彼彷徨然遊於海外觀其境土之大吞如雲夢澤者八九於齊國之胷中亦不為刺鯁也

若乃倂歷陀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岬

五臣作萃

充牣其中

五臣有者字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

善曰郭璞

曰倂儻猶非常也廣雅曰瑰瑋琦玩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不可稱論張揖曰岬與萃集同禹為堯司空辨九州

名山別草木禹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應劭曰契善計也廣雅曰充牣滿也銑曰言非常瑰美珍怪寶物

鳥獸之屬萬端如魚鱗之聚充滿於山澤之中禹善分別草木禹善笑也言其中草木禹不能名之禽獸之多

高不能計也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生又見客

善曰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言見先生是客也向曰以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此遊戲

苑囿之事先生謂子虛也且以禮先生為賓客也

是以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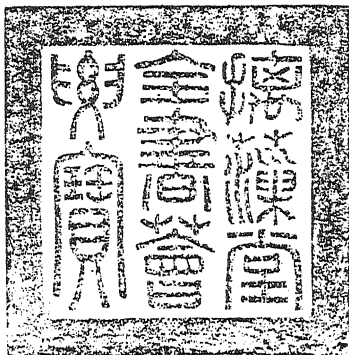
五臣有而字

不復何為

無以應哉

善曰司馬彪曰復答也向曰先生言齊王禮客故不反答何為稱無以應僕哉

文選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成